朝鮮歷史故事集



朝鮮·平壤

1959

朝鮮歷史故事集

編輯者　外國文出版社
出版者　外國文出版社
印刷者　勞動新聞出版印刷廠

1959年7月

朝鮮歷史故事集

朝鮮·外國文出版社·平壤
1959

目　錄

溫達和平岡公主……………………………………………………（6）
好童和樂浪公主……………………………………………………（21）
都彌和他的妻子……………………………………………………（33）
白雲和際厚…………………………………………………………（48）
薛家姑娘……………………………………………………………（55）
官昌和堦伯…………………………………………………………（67）
兎子傳的來由………………………………………………………（80）
薛聰和“花王戒”……………………………………………………（87）
大書家率居…………………………………………………………（90）
斬馬巷的由來………………………………………………………（95）

序

自古以來，我國流傳着許多美麗生動的歷史故事。這些燦爛奪目的歷史故事，均出自我們天才的祖先的集体創作，在人民之間口傳了漫長的歲月，不斷得到充實發展；在使用文字後，才收錄成書。

這些歷史故事在被書寫過程中，難免有所歪曲和竄改。但是大体上仍然反映了我國古代人民社會生活面貌，並眞實地反映了他們所經過的漫長的歷史道路。

我國古代歷史故事多半收錄在"三國史記"（1145年金富軾撰）和"三國遺事"（1275—1280年僧一然撰）以及其他古代文獻中。收錄在這些文獻中的歷史故事，最早的有我國原始公社時期的一些歷史故事，也有關於我國古代建國神話和傳說等。但本書所選輯的，都係二千多年以前高句麗、百濟、新羅三國時期到統一新羅時期一些有聲有色、富於生活氣息的歷史故事。其中大半是反映當時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係，也就是階級矛盾和社會生活故事。

本書是根據作家李甲基編寫的"朝鮮史話集"（朝鮮國立出版社1957年版）選譯的。在出版本書時，我們特選印了一些插圖和有關的出土壁畫，以供讀者參考。

編輯部

1959年7月

溫達和平岡公主

高句麗第二十五代平岡王時期(公元559——590年)，在平壤城外住着一個名叫溫達的人。

溫達生於貧農家庭，家裡只有他和老母兩人。而母親已經年逾七旬，雙目失明。溫達事母至孝。但是因家境清寒，一日兩餐也難維持。因此，溫達不得不上山去剝樹皮或挖草根來充飢；甚至到平壤城挨家挨戶去討飯，這也是常事。若不如此，就無法供養老母。

他相貌堂堂，身長六尺，是一個健壯的青年人。但他那高大的身軀，總是穿得襤褸不堪，捉襟見肘。數九隆冬，還赤着脚，拖着破鞋，蓬頭垢面，長髮覆耳；但是他那銅鈴般又大又圓的雙眼，却總是炯炯發亮。

他那特別魁梧的身軀和傻勁兒格外令人感到可笑。所以，平壤人都管他叫"傻子溫達"。

"傻子溫達，傻頭傻腦的"。人們這樣地嘲笑他。

久而久之，溫達便成爲閒談的話題了。

關於溫達的事，街頭巷尾談論的眞不少：其中大部分

是道聽途說的，也有關於他孝敬老母的。

“別看他傻頭傻腦的，他可孝順呢。他那樣挨家挨戶的討飯，也爲的是奉養老母。”他們以爲傻子孝母，有些奇怪。

其實，溫達一點也不傻。他不僅雙目炯炯身軀魁梧，而且勇敢和機智。雖然蓬頭垢面，但是他長得並不醜，從他那副堂堂的身軀里蘊藏着大丈夫的軒昂氣概。只不過是由於他家境貧窮，出身微賤，在當時的世道下，是沒人看得起的。所以，他那副魁梧的身軀，耿直的性格只能被認爲是憨頭憨腦，不能給他帶來任何好處。

在當時的世道下，不要說是溫達，就是其他平民，也往往都被當做傻子。

×

當時，在高句麗宮中有位公主，是平岡王的獨女。她容貌端麗，天資穎慧。最爲可貴的是她天賦善良，貴而不驕，對近侍一視同仁，不分貴賤。

公主的爲人如此仁厚，但美中不足，她從小愛哭，因而小時候有“哭包子公主”的綽號。

這位公主，不管什麽事，總是哭。飯多了，哭；飯少了，也哭。睏了哭，睡不着也哭。這樣，宮中內殿哭聲無時稍斷。

但是，國王酷愛公主，並不討厭她的哭聲。

國王看到公主哭，經常逗她說：“你呀，總是這麽哭，我非要把你嫁給溫達不可！一個女孩兒家，醒也哭，睡也

哭，誰要你去做媳婦？只好嫁給傻子！”

國王說罷哈哈大笑。久而久之，這句話就成了國王常說的玩笑話。

“把你嫁給溫達，好嗎？”

每逢公主哭，國王就笑着這麼說。當然國王並不知道溫達是怎樣的一個人，不過，習慣了，無意地這麼說說罷了。

公主長大了，已經十六歲了。

她的善良的資禀逐漸顯露了出來。“哭包子”的綽號變成了昔日之笑談。

國王開始為公主物色駙馬。第一個合意的是上部高氏的兒子。上部高氏，曾為平岡王立過汗馬之功，是王室的親信，也就是高句麗的建國功臣。

高氏的兒子是個年輕的武官，看來氣宇軒昂，其實野心勃勃。可是他武藝出衆，每年春秋兩季在樂浪丘舉行狩獵比賽，他總名列第一，同輩們都望塵莫及。

國王要選他做駙馬，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但是，公主的心思却不一樣。她早就選定了溫達做她的丈夫。她不喜歡上部高氏的兒子。高氏的兒子傲慢，喜歡擺架子，頂着自己赫赫的門閥家勢，以庸碌不足道的才干欺侮人，傲視人。

公主最憎恨這種擺架子、以勢欺人的人。公主所以不喜歡高氏之子，就是這個緣故。

但是，國王是不知道公主這種心思。他終於決定選高氏之子爲駙馬。

宮中舉行冊封儀式。儀式非常隆重。文武百官侍立於宮中。國王身着大繡黃袖袍和紅錦袴，頭戴冕旒冠，冠上有十二條精緻的金纓絡垂於眉間，安坐於正面龍座上，儀容威嚴。

當天的主角之一——高氏的兒子，身着紅大袖袍和大口袴，脚穿赤色皮靴，頭戴插有兩條雉尾的紫羅帽，侍立在國王的旁邊。

宮廷內絢麗耀目的裝飾和文武百官鮮艷的衣着宛若滿天星列，又如遍地花卉一時爭開。舞樂開始了。

但是，不知怎的，却總不見公主出來。經再三催促公主才勉强露面了。

但是，公主顯然對這一天的儀式毫不在意，打扮得和平常一樣。

國王感到非常驚訝。

"你這是怎麼啦？"國王問着，向前移坐了一下。

高氏父子和侍立於左右的大臣，也都和國王一樣，感到驚奇。

但是，從公主的從容不迫的表情來看，顯然她已經下定了堅定不移的决心了。

"父王在上，臣女萬死，今日之儀，實在難從御意！"公主毫不掩飾地說。

"什麽?" 國王的臉色頓時變得青一塊紅一塊的。

"父王曾經吩咐過，等女兒長大後，要嫁給溫達爲妻。閭里百姓也不能自食其言，何況至尊?"

"難道你不從父命，自作主張不成?"

"臣女萬死，自古婚姻是人生大事，先已聽從父命在身，所以難從另諭"。

"那麽，你是要嫁給溫達了?" 此時國王的臉色非常難看。

"那也是聽從父命。父王身爲至尊，怎能朝令暮改呢?" 公主毫不躊躇，堅决非常。

國王大發雷霆，狠狠地下令道:

"把她從宮中趕出去!"

頓時宮廷中寂然無聲。文武百官，誰也不知道個中原因。

國王又向公主斬釘截鐵地說:

"從此，你已不是我的女兒，我不會把抗拒父命的不孝子，認做女兒的。" 說完，憤然走下寶座，到里面去了。

左右文武諸臣，都啞然失色。

公主毫不動搖，當天就離開了宮掖。

×

公主走出宮門後，一路尋找溫達。問來問去，直在黃昏時分，好容易才找到了溫達的家。

他家在城外，在村莊的盡頭，家旁有一棵槐樹。公主

猶豫地走進了院子里。

溫達不在家。他上山剝榆樹皮去了。門口坐着一位瞎老太太。

"請問，這兒是溫達的家嗎？"公主和氣地問道。

"你從哪兒來？"

"您老人家，是溫達的母親嗎？"

"是的。"

公主這才放下了心，坐在土台上，環視了一下周圍。

溫達的家眞是一貧如洗。住的是山脚下的土窯，上面蓋上樹皮，勉强能避雨遮日。在拷通的土墻上懸掛着草蓆，就算房門和厨房門。

老太太披着破爛衣服，孤苦伶仃地坐在那里。

對剛走出宮廷的公主來說，當天所見到的都是新奇的。這是她有生以來第一次一個人走出宮門。已往，在宮中舉行野遊時，她也出外過，不過，那都是在許多宮女簇擁之下，坐在香輦上走馬觀花似地經過罷了。

今天單身走出宮門，說明她的决心是何等堅强。正由於决心堅定，所以她並不爲目睹的一切想不到的情景驚駭。

公主緊靠着老人家旁邊坐下問道：

"令郎上哪兒去了？"她撫握着老太太的手。公主一見到她就猜想到她是溫達的母親。因爲，她早已聽說過溫達的母親是瞎子。所以，她不把老太太當成外人看待。

但是，老太太很驚訝。當然想不到公主來訪的緣故和

公主的决心。

“找我兒子有什麼事呀？”老太太說着，輕輕地推開了公主撫摸着的手，倒退兩三步坐下來。

“我不知道你有什麼事。但我兒子沒有犯什麼罪。要說有罪，也不過是因爲家里窮，上山剝樹皮，有時到人家去討討飯罷了。”

“您老人家請放心。我來找他，並不爲這等事。我想求他一件事！”

“有事求他？”看來，老太太更不相信了。

“我雖然看不見但可以猜到你是個貴人，從你身上發散着高貴的香氣，你的手像玉石一樣細膩；我的兒子溫達身份微賤，家境貧困，你能有什麼求他？即使有事，怎麼會親自到這樣的地方來呢？”

公主再三詢問，老太太才告訴她說，溫達上後山剝榆樹皮去了。

“天已晚了，我去把令郎接回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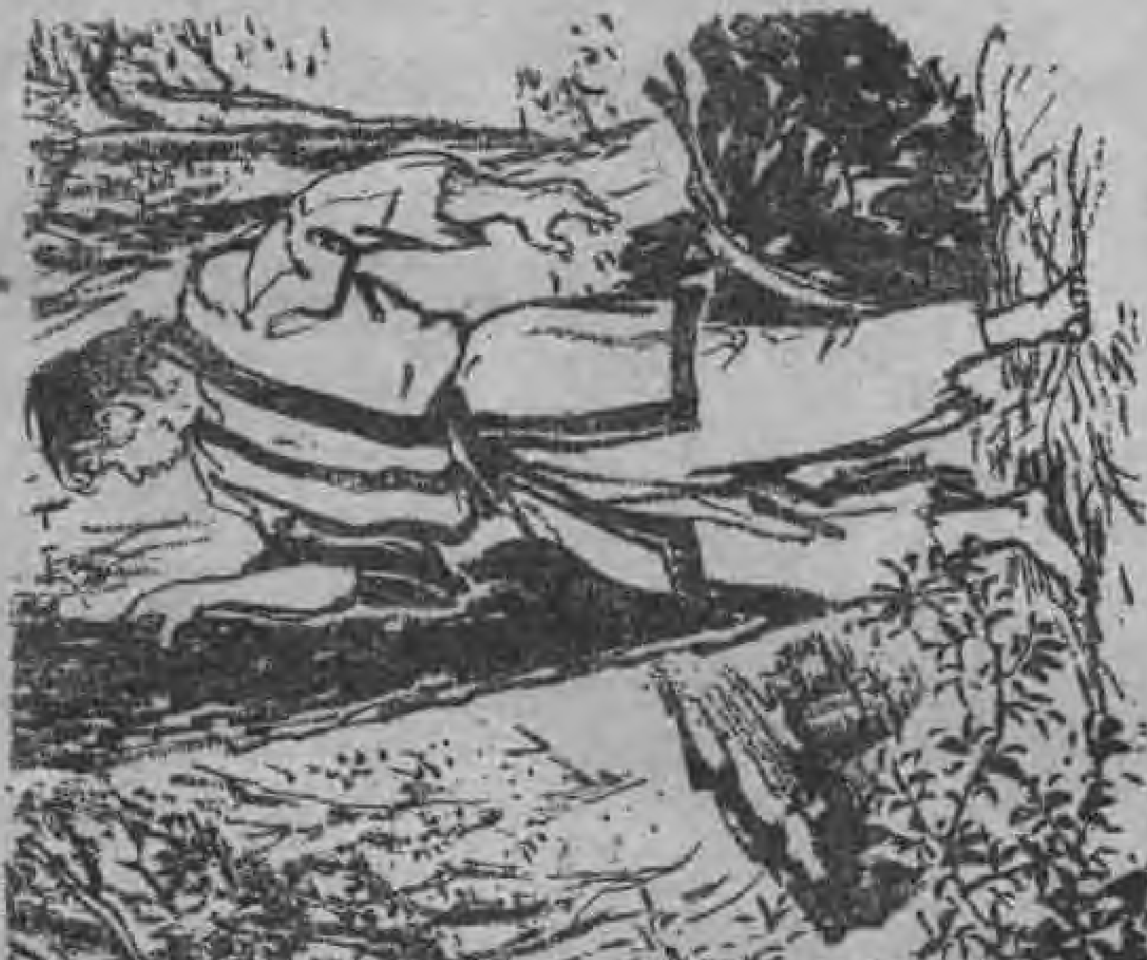
公主說着就起身上山去了。

公主找着了路，剛走到山脚下，就遇見了溫達。公主根據傳說，一見就猜到他是溫達。

“請問，您是溫達吧？”公主小心地問。

溫達當即瞪大眼睛詫異地問：“有什麼事？”

“不……”公主等他鎮靜下來，向他敘述爲什麼這樣倉促地來找他。



溫達聽了，眼睛瞪得更大了。他倒退了一步，不客氣地說："這是哪兒的話呀！"自然，溫達是不會相信這些話的。

公主顯得很難爲情。

"如果說這是謊話，那麼，我怎能到這里來找您呢？"

"你，離我遠一點！依我看，你不是鬼就是狐狸精。公主要嫁給我？我怎麼能相信你是人呢？"溫達怎麼樣也不能相信。而且再也不肯正視她。

公主十分失望。然而，事情發展到這個地步，也不能怪溫達。如果有人馬上聽信這些話，那麼，他倒是奇怪的人了。

想到這一點，公主又有了希望。當晚，公主只好靠在溫達家的門旁，坐了一夜。

這一夜，她覺得格外寂寥：杜鵑凄叫，寒露濕潤了草叢。

第二天早晨，公主又來找溫達母子倆。但是母子兩人仍然不肯置信。溫達的母親說：

"你說，誰會聽信這件事啊。我兒貌陋性愍，配做你的丈夫，這已經是不可能的事了，何況你是位公主，竟找像我們這樣的窮人家做婆家，天下哪有這樣的事呀？"說完了，老太太就搖頭不語。

溫達始終不說一句話。

可是公主再不讓步了，理直氣壯地說：

"哪兒的話呢?自古道：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粟，尙可舂。人應該從這里找到幸福。怎能說，只有身貴家富才能相匹配呢?"

這樣一說，溫達的母親好像無話可說了，不置可否地默默地聽着公主的話。

這樣，公主終于達到了願望，當天就和溫達結爲夫婦。

第二天。公主首先買了房子，接着又買了耕牛，置了些田地。原來公主早就計算作這些事。離開宮中時，隨身帶來了一些金銀首飾。

公主同溫達結爲夫婦後，知道了溫達並不是一個尋常的人物。當然公主也從來沒想過，溫達是傻子。公主對溫達有了新的期望。她勸溫達備置一些武器和狩獵工具，練習騎馬、射箭等武藝。因爲，這是將來爲國效勞的首要條件。公主認爲，這不是空想。

×

溫達得到公主的幫助，好像突然變了另一個人，他的氣韻風貌至此露出光芒，遠遠勝過衆人。

他的面貌原來就生得威武端正，只是早先被泥垢所掩蓋罷了。他的面貌同他那高大的身軀很相稱；他那銀鈴般滾圓的兩只眼睛格外有神。

他聽從妻子的話，射箭騎馬，開始練武，不久就表現出非凡的才幹來。

他經常騎着馬，獨自登山或到野外，追射飛禽走獸，

熱心練武。

這樣，溫達終于變成武藝出衆的騎手。

他過去所以被認爲傻子，主要是因爲出身微低，家境窮迫。"傻子溫達"這句話，已成爲故事了。

時機終于來到了。第二年春天，一年一度的全國祭天狩獵比賽舉行了。溫達以騎手的身份，報名參加。當然，這是和公主的慫恿分不開的。溫達決心參加這比賽時，公主曾鼓勵他說：

"據我所見所聞，能與你相比的騎手爲數不多。在這次樂浪丘狩獵比賽中，你定能取得第一名！"

公主對這件事抱着無限的期待。只要溫達取得第一名，一來可以使那些稱溫達爲傻子的人改變看法；二來可以借以使父王平息盛怒。此外，還能打擊一下上部高氏兒子的驕氣，她並不認爲這是妄想。

公主爲了丈夫參加比賽，做了一番細心的準備。首先購了一匹駿馬，並精心地加以飼養。因爲她經常聽到宮中的司馬官這樣說：

"古人說：欲捕敵將先射其馬。任何戰鬪，首要的是人的勇敢。但馬跑得快，才能及時發揮勇敢。

公主準備停當後，就等待祭天比賽早日到來。

×

第二年三月三日。春季祭天日終于來到了。賽場離平壤不遠，就在樂浪丘上。

自古以來，高句麗在春秋兩季，都要舉行盛大的祭天儀式，按傳統先舉行隆重的狩獵比賽，獵獲的野猪、鹿、獐等野獸，專供祭祀山鬼、河伯之用，以祈禱當年豐收並感謝去年豐收。

祭天的那一天，來自全國各地的人都云集在樂浪丘上，國王也率領文武百官，莅臨祭祀。

參加狩獵比賽的人，有五部將領和來自全國的騎手，無論是誰，只要有武藝，都可以參加。

這一年的春季祭天儀式十分隆重，上至國王、大臣、下至高句麗各地的老百姓都聚集于此。樂浪丘真是人山人海。

這時正是早春時節，樂浪丘坡下杏花、李花和櫻桃花盛開。浿江（大同江的古名）兩岸的垂柳，枝條嫩綠。果真是陽春佳節。

國王和宮人的行列顯得光燦奪目。國王的大鑾在當中，宮人的衣着打扮和車馬上的金銀裝飾，十分絢麗豪華，禁衞官兵和五部將領的甲胄迎光閃爍。老百姓也是穿着最好的服裝，迎接盛會。吹打聲高起。樂浪丘的祭典是這樣隆重熱鬧。

公主送丈夫去樂浪丘參加狩獵比賽後，身着整潔衣裳，一手挽着老婆婆，前來觀禮。

祭典開始了。像往年一樣，從狩獵比賽開始，數以百計的騎手們整隊站立在狩獵場。個個都是精神抖擻。和往

年一樣，其中也有上部高氏的兒子。他身着燦爛的黃金色甲冑，神色驕傲自滿，簡直不可一世。可是，溫達的風度和衣着也得出衆，並不亞于任何人。他頭戴插有雉尾的折風，身着藍襟淺綠色的弓衣，褲脚塞入紫皮靴里。他騎在馬上，用角指套着手，手提大弓，肩頭掛着箭筒，人壯馬駿，好不威風。

溫達雖系布衣庶民，但其打扮，比之衣錦貴人，並無遜色，而其神態則顯得沉着老練。

公主站在群衆後邊，遠遠地望着丈夫，感到十分滿意。

國王檢閱了騎手，禁衛軍士吹起號角，比賽開始了。

數百匹馬蹴地而起。騎手的喊聲和馬嘶聲交響，震撼了樂浪丘，頓時塵土四起，直上天空。

場內響起了觀衆的歡呼聲。

馬騎卷起濃霧般的塵土，翻過山嶺去了。

宮人和群衆都議論紛紛："今年誰得第一？"都說上部高氏的兒子是第一名，沒有人表示反對。

"當然，這樣臆斷爲時過早。但是除非武藝卓絕的天將下凡，不然天下再沒有人可以敵過他。"這是當天的衆議所歸。

但是，大家猜測和判斷都落了空。

有一個人，一馬當先，出現於衆騎手之前，拋丟了一隻野猪，足有一頭小牛那麼大，這不是上部高氏的兒子，而是一位陌生的騎手。

國王和大家都覺得出乎意料之外。

他不是別人，就是溫達。

禁衞軍上稟報國王："稟報大王，今日的第一名是平壤城外的騎手溫達。"

場內頓時歡聲四起。

溫達來到國王面前。國王經久凝視着他，問道："你是溫達嗎?"說着，仍舊目不轉睛地凝視着。

"回稟國王，小人就是溫達。"溫達回答了國王，再行鞠躬。

"是溫達？不會是傻子溫達吧?"

溫達毫不躊躇地說：

"回稟國王，小人就是傻子溫達。"

說畢，他態度自若地正視着國王。他的風度神采，不虧是一位偉大勇士。神色自若，双目炯炯，肩膀寬濶，身軀魁梧……這一切都使人深信他不愧是勝利者。

毋庸置疑，他就是自己的駙馬。

"嗯……。"國王一時感到無話可說。

國王再一次凝視溫達。事情太奇特了。

公主遙望這個場面，臉上情不自禁地呈現出會心的微笑。她的願望終於達到了。以後再也沒有人說溫達是傻子了。

×

其後，後周武帝侵犯了高句麗的遼東地方。平岡王親

率將兵，布陣於拜山平野迎戰。溫達參加了軍隊，爲國英勇奮戰，立了大功。戰爭結束後，平岡王爲溫達的功勳和武藝所感，終於承認他爲駙馬，迎於宮中，補行婚禮，並封爲大兄（官名）。

其後，平岡王逝世，王子陽岡王繼位。

有一天，溫達奏請國王，發兵攻擊新羅，收復高句麗失地。他說：

"新羅掠去我漢北之地，爲時已久。但該地百姓念念不忘故國。請給小臣調撥若干士兵，誓必收復我國之領土，爲百姓雪恨。"

國王信任溫達的忠誠和才幹，當即准奏。

出師在即，溫達向國王宣誓：

"小臣如不收復鷄立峴、竹嶺以西各地，誓不生還重見大王。"

他的決心堅如磐石。

溫達英勇奮戰於阿旦城，不幸身中流矢殞命，以身殉國。

高句麗爲溫達舉行隆重的葬儀。但是，說也奇怪，溫達的棺槨怎樣也抬不動。公主聞訊趕來，撫棺痛哭說：

"夫君，人的生死系天數，您已壽終，請釋然而歸吧！"

話畢，棺槨就抬起來了。

高句麗的老百姓，無不爲國家喪失這樣一個忠臣而悲痛萬分。

（"三國史記"卷四十五 列傳五 溫達）

好童和樂浪公主

這是高句麗第三代大武神王(公元18－44年)十五年的事。

大武神王終於下定決心要從漢朝手里收復樂浪，以實現高句麗的宿願。於是把這項任務交給了王子好童。

高句麗雖已決心收復樂浪，却有着難以解決的困難。因爲樂浪宮里有一種神奇的大鼓和喇叭。這是樂浪自古以來用於防禦敵人的神器。每當有外敵侵犯時，大鼓和喇叭便齊鳴，以示警報，聲音響亮。所以，任何國家都不敢輕易舉兵侵犯樂浪。樂浪從什麽時代起，有個大鼓和喇叭，已經無從查考。

儘管這樣，高句麗並沒有改變自己的決心。這年四月，高句麗王子好童變身來到了樂浪的京都，企圖在進攻之前，先破壞大鼓和喇叭。

好童還是一個年方十七歲的少年。可是他力大氣勇，才智過人，寫得一手好字，騎馬好似流星，射箭百發百中，不愧是一個能文能武的英豪王子。尤其是他生得儀表非凡，

雖然身軀魁梧，可是明眸皓齒，面頰紅潤，眼睛明亮，稚氣在他身上還沒有完全消逝，因而顯得越發英俊、可愛。國王給王子取名好童，眞是十分合適。

好童來到樂浪京都以后就沒法尋找進入宮廷的機會，因爲這是實現他的目的必須走的第一步。這當然不是容易辦到的事，可是好童碰到了好機會。

在樂浪，每年春秋兩季都要隆重地舉行祭天儀式。樂浪也和古代別的國家、民族一樣，獵取山禽野獸，祭祀山神河伯，祈禱五谷豐登。這天，上自樂浪國王，下至文武百官，以及全國各地的人，都來參觀打獵比賽，並籌備祭禮。

樂浪全國各地首屈一指的壯士，包括騎手射手全都聚集到京都來參加比賽。好童扮成一名騎手，也參加比賽，結果，沒有一個人的武藝能勝過他，他得了第一名。

樂浪國王崔理比任何人更贊賞好童的技藝和勇武，他把好童叫到自己面前，再三打量了這個少年英俊的風采。他身穿紫羅袍，冠插二枝翎毛雉羽，內着白獵衣，脚上穿一双長筒紅皮靴，背着五尺多長的强弓，翩翩騎在白馬鞴鞍上，眞是英武矯健，國王和衆人都被他的英姿吸引住了。

王隨卽開口問道："看你的裝束，分明是高句麗人，你是從那里來的？"

"不瞞國王說，小人是高句麗王子，名叫高好童。"

"高句麗王子好童？"樂浪王崔理再三地追問。

"哦！你就是好童！是高句麗的王子！名不虛傳，眞不

愧是一個才貌双全的英武少年！"

崔理又問好童爲什麼遠來樂浪了。

好童早已料想到崔理會這樣盤問，於是他安然地答道："小人曾聞貴國文物珍藏豐富，爲隣國所不及．因此特來瞻仰。"

好童的回答，沒有使崔理感到不愉快，或懷疑，因爲他的話任何人聽來都覺得入情入理。

"既然如此，你的父王爲什麼不預先跟我打一下招呼呢？只要他說一下，我雖然力量微薄，但爲了兩國的友誼，必定盡力協助。眞是遺憾。"說罷，崔理便請好童立即搬到宮里去住，一面念書練武。好童欣然答應了下來。

這樣，好童終於得到了進入樂浪宮中的機會。

樂浪王崔理把高句麗王子好童接到宮中，也是有他的打算的。他本來早就戒備高句麗。高句麗是一個新興的國家，在隣國中，勢力最强大，因此，高句麗對樂浪的威脅也就最大。樂浪王崔理很早就想和高句麗結親，用意也就在於消除高句麗對樂浪的威脅。崔理有一個女兒，長得美麗嫺雅。他想把高句麗王子好童選爲駙馬，以此達到政治上的目的。

樂浪王和好童各打各自的算盤。樂浪王從偶然和好童相遇后起，決心不放過這一難逢的好機會。好童呢，自從進得樂浪宮中的那天起，就暗暗地注意尋找大鼓和喇叭。

樂浪王給他請了一位高明的老師，並給予他無微不至

地照顧。好童白天裝作讀書，藉此留在樂浪宮中。每到夜晚，就在寬敞的宮中到處搜尋大鼓和喇叭。宮中警戒非常嚴密，眞是連一只螞蟻也很難爬進來。然而好童毫不氣餒，毫不猶豫。從深夜直到天明，他總是避過人們的耳目，四處搜尋。在這期間，好童尋遍了宮中的每一個角落。他的足跡走遍了宮廷內外以至內殿和公主殿。但是大鼓和喇叭仍然無影無踪。

好童失望之極，他長嘆短吁自言自語道：

"當眞這個願望就不能够實現了嗎?"好童感到焦急不安，不知怎樣是好。可是他又鼓起了勇氣。

"對，無論如何一定要繼續找下去。"

他想如果他達不到目的，高句麗就可能要放棄收復樂浪的念頭。或是要進行一場艱苦的戰鬪才能收復樂浪，再加他到樂浪宮中已花費了不少的精力，無論如何不能半途而廢。

他又想到，大鼓和喇叭關係到樂浪的安危，他們一定保管得特別嚴密。至於他自己呢? 雖然費盡心機地進行了搜尋，但這還不能算是想盡了一切辦法。

於是好童下定決心重頭做起。

這時，又發生了好童預料不到的一樁奇迁。就是樂浪王崔理打算招好童作駙馬。

有一天，樂浪王把好童請到自己宮里，慇懃地對他說：

"我有一個女兒，容貌平常，雖然難以與你匹配，但是

看來還不粗俗，如不見棄，我想把她許配與你，不知你意下如何？"這實在是出乎好童意料之外的。

"這……"好童一時不能回答。崔理笑容可掬地說：

"這在你可能感到意外，你不必急作答覆。"

好童遲疑了一會，才和樂浪王約好過幾天後答覆。

沒幾天，好童同意了樂浪王的婚議，接着樂浪宮中舉行了隆重的婚禮。

好童答應樂浪王的親事，這里也有他的打算。

好童曾反覆地思索過，爲了實現高句麗的宏願，利用公主是很需要的。他想通過公主，一定能够找到大鼓和喇叭。

但是，好童自從娶了公主以后，事情並不像他所預料的那樣順利。他對公主的愛情越深厚，他在事業上所遇到的困難也越艱巨。這確實是他意料不到的事。原來好童是個多情多感的英俊少年。加之公主又是個絕代佳人。何況她對這位少年王子，早就抱有無限的戀慕。誰都覺得他倆眞是一對嘉偶。

好童第一次看到公主時，立刻就被公主的美貌迷住了。那天，公主頭戴五彩珠寶花冠，身穿綾羅錦衣。她滿臉嬌羞，不敢抬起頭來。她面如青空中的皎月，在那青黛娥眉下，一双明眸宛如秋水似的晶瑩明亮。鼻樑就像玉雕的一樣。

好童婚后，情不自禁對公主產生了熱烈的愛戀，只恨

相見太晚。有時感到不能向妻子傾吐內心的秘密而煩惱。但是，好童從來沒有放棄他的任務。他時時刻刻都在尋覓着機會。

雖然他們已結爲夫妻，但好童不敢魯莽地向妻子詢問。因爲自己是高句麗王子，妻子是樂浪公主。妻子聽了，不在意還好；萬一起了疑心，那就會把事情弄糟。說不定這一段婚姻也會拆散。

這樣，好童終於打消了從愛妻那里進行探索的念頭。

他和公主結婚，除了使他陷於情網之外，一無所獲。這恰恰是崔理所盼望的。

好童日夜苦悶着。他和公主的感情越好，這種苦悶就越大。常使他夜不成眠。但是他畢竟是高句麗國王的兒子。他想，爲了實現高句麗的宏願，應當貢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的頭顱。於是他毅然決然地準備暫時和公主分別。幾天來他想出了一條妙計，他打算利用公主對他的眞摯的愛情，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熱愛公主，公主也愛他，這使他相信自己的妙計定能實現。

晚夏的一個夜晚，好童決定離開樂浪宮回高句麗去。他來到樂浪宮轉眼已經兩個月了。山上的野花已經凋謝，滿山的楓葉逐漸變黃。

離別的前一天，好童把回國的事告訴了公主和崔理。

公主愕然失色地問道："你怎麼突然講起這樣的話來啦？"

"我回去一趟再來"好童很自然地回答着。

"爲什麽？"

"我娶公主爲妻，公主是樂浪人，尚未禀告父王，並得父王的應允，不知父王能否容恕我的擅自决定。我現在回去，徵得父王的允許後派人接你，豈不更好？"

公主低頭不語，只是流淚。好童愛撫着公主，安慰她說：

"我們的離别雖是暫時的，但是我也很難受，可是我不得不回去。我回國后徵得父王應允後，便立即派人前來接你。

公主，神色不安地問：

"不知父王能否應允？"

"事已如此，看來父王也不能不應允。"

"那麽，我將一日三秋般地等待你，望你早日徵得父王應允前來接我。"

公主只好答應下來，崔理也毫不懷疑，他甚至早就猜想到有這樣的一天。

好童回到高句麗。這是他實現新的妙計的第一步。

好童回到高句麗後，上自國王，下至朝廷文武大臣，都十分高興，詢問他完成任務的情況。好童把他在樂浪的情形，向父王作了詳細的禀告，還叙述了他的新的妙計。

好童回高句麗以後，樂浪公主幾乎每天都有信來。字字句句都流露出對好童的思念和焦急的心情。

這些是好童早已預料到了的，他按照計劃，隻字不覆。其實他離別公主以後，對公主的思念並不低於公主對他的思念。他越來越感到，他對公主的愛情是難以割舍的。但是他爲了完成國家的偉業不得不咬緊牙齒，抑制住燃燒般的感情。

公主的書信如同雪片般的飛來。她傾吐着思念之情，也責怪好童的無情。滿紙是辛酸和哀怨。公主煩悶焦急的神態彷彿浮現在字里行間。

過了一個月，好童寫了一封長信寄給公主。信中說：相別月余，總沒寫信給你，不是把你忘了，只是一直得不到父王的應允。原想等父王應允後立刻飛報，並前往迎接。因之延誤至今。父王至今沒有應允，現在不得不把這個不幸的消息報告於你。看來已無希望。

爲了實現我們的心愿，這一期間我盡了一切努力。但是父王的決定始終不肯改變。經過再三央求，父王最後不得已地說，你們眞要結爲夫婦，需要聽從一個條件。這眞是個難人的條件。它關係着樂浪的存亡，又恐連累於你，使我覺得難於啓齒。看來，這彷彿不是出於父王所愿，而只要我索性跟你斷了關係罷了。即使如此，我還是癡心地要把父王的條件告訴你，而又擔心沒有希望，才含淚寫這封信給你。又該怎麼辦呢？

父王如此固執，而這個條件的實現又毫無希望，看來我倆今生的愛情只有在來世再繼續了。”

當然，信中全部內容都是爲實現他的妙計而按排的，但是也流露出了他自己焦急的心情和對公主眞摯的感情。他寫這封信時已經放棄了和公主再見的想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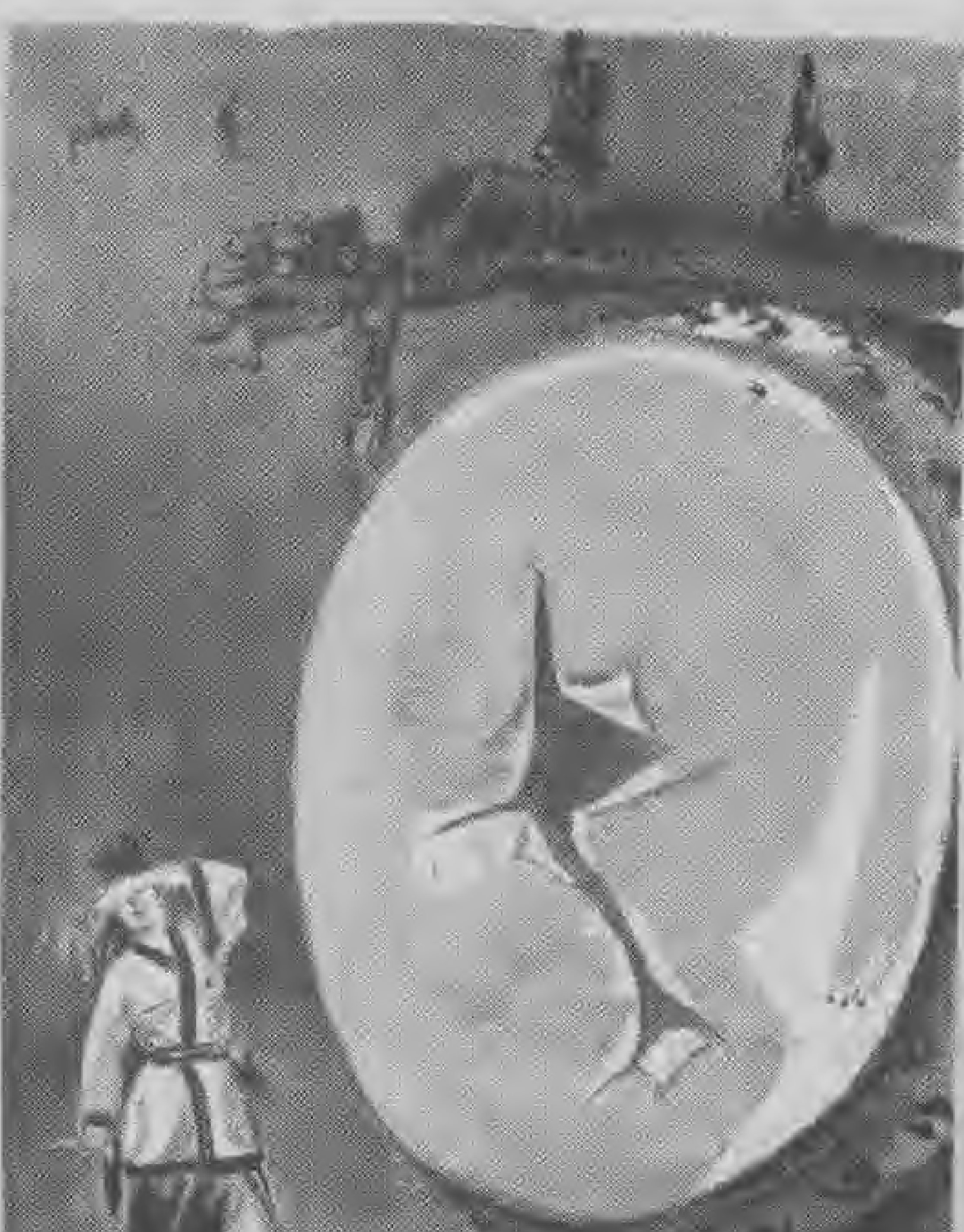
公主的回信很快就來到了。信中問條件是什麽。並說兩人已結成三生之緣，雖然不知父王提出的條件有多麽困難，但請王子直截了當地談出來。她表示，凡是她能作到的，她會盡力去做。

這眞是好童所希望的。然而他也覺得公主太可憐了。

好童又寫了一封信寄給公主：父王所說的條件不是别的，是關於樂浪宮中大鼓和喇叭的事情。我雖然不知大鼓和喇叭的來歷，但據說它們早就妨碍了對高句麗和樂浪的禮尙往來。父王說，樂浪藏有這種奇物，常爲戒備高句麗，因而高句麗也不能不存戒心，因此兩國至今難以善鄰相處，又怎能娶樂浪的公主爲妃呢？父王的話雖然言之有理，但是我曾聽說，大鼓和喇叭是樂浪的國寶。這樣說來，我們除了分離之外，似乎别無他法。

公主又寄來了回信。信中帶來了這樣的消息：她已親手擊毁了大鼓和喇叭。公主說，她所以親手擊毁大鼓和喇叭，一來是她已許配給高句麗的王子，已成爲高句麗人，應當按照高句麗國家的願望去做；二來是表示對王子眞誠的愛情。

於是王子好童按照高句麗的願望，勝利地實現了他的計策。



高句麗隨即發動了收復樂浪的進攻，好童被任命爲全軍統帥。高句麗軍直取樂浪京都，士氣旺盛。樂浪宮中的大鼓和喇叭已被擊毀，未能及時發出警報。樂浪士兵得不到漢朝的援助，孤軍作戰，一觸即潰！同時住在樂浪的居民大部分是朝鮮人，響應高句麗的進軍，里應外合。

這樣，樂浪終於擺脫了漢朝長期的統治，回到了高句麗的懷抱。

好童攻陷樂浪京都後，急忙進入宮中尋找公主。但是，這時公主已經與世長別了。崔理已經怒斬了公主。

宮廷內煙火冲天，屍体遍地。內殿燃燒着熊熊烈火，在內殿的一個寬敞內室里，躺着公主的屍体，滿身鮮血。一旁崔理手持血劍，瞪着兩眼呆視着天空。

"啊——"好童見到這種情景，不禁啞然失色，驚叫了一聲，他的美好希望終於變成了泡影。他沉浸在無限的悲痛中。

過了一會兒，崔理開口道：

"王子，如今勝敗已定局。樂浪原屬於朝鮮，理應歸還於高句麗。回顧往事，一切過錯都在於我。早在王子別有用心地娶公主以前，我就打算利用公主和高句麗結親。而現在我是自食其果，罪有應得。"說罷，他拋劍於地，垂頭而嘆。

宮廷內外，高句麗大軍凱歌喧天。是夜，好童獨登城樓，往日種種回憶，一齊湧上心頭，使他不勝感慨。

深秋的夜晚，寂靜淒涼。一群飛雁掠過高空。

高句麗終於實現了它的宏願。好童立下了汗馬大功。但是他永遠失去了樂浪公主，怎能不會他悲痛欲絕呢？

（"三國史記" 卷十四　高句麗本記　第三十大武神王）

都彌和他的妻子

在溫祚大王建國後的一百五十餘年間，百濟奠定了國基，政治清明，雖與高句麗和新羅形成三國鼎立的局面，但老百姓還能安居樂業。

這是百濟第四代王——蓋婁王（公元128——166年）時代。

當時，在百濟京城——慰禮城外，有一個農民叫都彌。此人雖然身分低賤，家境貧寒，但生性敦厚温和，並且剛毅不屈，頗受尊敬。

他還有一個遠近聞名的美麗而又賢慧的妻子。

她長得像皎月一樣的美麗，過路人看到她以後，總要情不自禁的不斷回頭再看她一眼。

在她還是姑娘的時候，上自有錢有勢人家的少爺，下至平民的兒子，登門求婚者絡繹不絕。她是京都人民談論的話題。

“那個姑娘會嫁給什麼樣的小伙子？”——這成爲當時人們所關心的事。

眞是出人意料，姑娘竟選中了窮漢都彌作她的丈夫，都彌長得貌不出衆，則是生性淳樸而意志剛毅。

"對我說來，丈夫是否誠實忠厚比富貴門弟更爲重要"她就是懷着這樣一種想法選擇了都彌作丈夫。

自從姑娘選中都彌以後，京城的人們又有了新話題。

"那個姑娘竟許配給了都彌，眞叫人想不到，那麽多的男人，她怎麽偏偏選中了一個窮光蛋呢？"

"雖然都彌爲人忠厚老實，總還是鳳凰配老公鷄。"

"她甘願嫁給都彌，當然是她看中了他，但總是太可惜了。"

都彌的妻子從不理睬這些有關她的議論，她甚至越來越尊敬都彌，她對自己的選擇絲毫不感到悔恨。

都彌也十分熱愛妻子，並以有這樣的一個妻子感到自豪。

這樣，他們的家境雖然不寬裕，但兩人生活得像一對鴛鴦似的幸福。

於是京城的人們又把都彌妻子的節操當作談論的話題了。他們稱贊着都彌妻子對丈夫的堅貞的愛情，認爲這比她那迷人的臉龐更美。

有關她的事，終於傳到宮廷中去了。

一天在宮中大設酒宴，蓋婁王和他的左右大臣痛飲着美酒，和宮女放蕩地盡情歡樂。

他們談着談着，談到了都彌妻子的美貌和她的貞節。一個上了年紀的大臣滿口稱贊着都彌妻子的貞節，這時許多大臣也贊不絕口。

可是國王却若有所思地搖着頭說：

"女人的貞節？，那是胡說。"

國王一邊用眼睛掃視着左右的宮女，一邊輕蔑地說。

那個年老的大臣說：

"聽說都彌的妻子是個絕代美人，而且貞潔賢淑，哪一個男人的誘惑她都不理。她選貧寒的都彌做丈夫，是因爲他耿直質樸。她愛都彌十年來如一日。"

可是國王還是搖頭。他再一次掃視左右的宮女笑着說：

"怎麼樣，你們也都是女人，大臣講的是眞的嗎？"

宮女們撒嬌地相視而笑。

國王隨即向年老的大臣說：

"我看，那個女人恐怕還沒有受到過擾亂她的心的誘惑。一個女人堅守貞節？哼，那都是誘惑得還不够。在無人的地方，用上幾句甜言蜜語，或者用一些金銀財寶，我就不信她不服服貼貼。保管任何節操多麼堅貞的美人也會上鈎！"

那年老的大臣對國王的說法仍然不同意。其他的大臣都保持沉默，顯然也不同意。

國王繼續說：

"我看，咱們不妨打個賭試一試。"

國王這番話使酒宴更加活躍了。國王於是得意忘形輕浮地說：

"哼，女人的貞節，只有天曉得……"國王這一番話，並非是酒後出言輕率，原來他襲王位後，終日伴隨着甘酒和美女，盡歡度日。他認爲世上所有的美女都會甘願拜倒在他的富貴權勢之下，任他擺布。因此，他不相信女人會堅守什麼貞操。

眞的打起賭來了。國王下令派人叫來了都彌。都彌感到莫名其妙。他絕不曾想到一個卑賤的老百姓會被皇上想到，而且傳到王宮中來。

都彌垂着頭跪在王座前，全身顫抖。

國王見到都彌隨即問道：

"你叫都彌嗎？"

"是，小人叫都彌。"

"聽說你妻子貞潔賢淑，而且容貌超人，是眞的嗎？"

"小人罪該萬死。因賤內的傳聞，勞駿下分神，罪該萬死。"

國王又向都彌追問道：

"那麼是眞的嗎？"

"是，賤內本來生得素凡，談不上是什麼美女。雖然小人出身卑賤，她却以恩愛相待，十年猶如一日"。都彌不禁自豪地回答。

"你相信她是一個貞潔的女人嗎?"國王再一次追問着。

"小人有罪?"

"當眞嗎?"

"雖說人心難測，但我相信我的妻子德操堅貞，對我決不變心。"

從他十年來的早夕相處中，都彌得出了這個結論。

國王又隨即問道:

"那麼在背人的地方，誘以甜言蜜語，難道你的妻子也不動心嗎?"

"是。"

"賜予她榮華富貴也……"

"是。"

"用其他辦法也……"

"是。"

"置於她死地也……"

"也是。"

國王眞急了。但仍接二連三地追問下去。而都彌的回答依然跟先前一樣堅決肯定。國王終于泄了氣。

"這個傢伙眞是傻瓜。也罷，相信自己的妻子倒也不算是什麼壞事。"

但國王並不因此罷休。這天夜晚。國王把都彌留在宮中，另外吩咐一個近臣，裔扮成國王，乘坐御輦到都彌家去，誘引他的妻子。

“一定要把那個女人引誘上手。”國王再一次叮囑了一句。

這天夜晚，國王的御輦載着假王飃然來到都彌家里。都彌的妻子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她不知都彌爲什麼突然被傳到王宮去，十分焦急。

現在已是深夜了還是沒有音信。她焦急地等着。正在這個時刻，假王突然來到了。她被這意外的事情嚇慌了，不知怎樣是好。

國王的御輦在都彌家門前停了下來。假王到室內坐下後，便招呼都彌的妻子。都彌的妻子來不及廻避，只得來到了假王面前。假王問道：

“你就是都彌的妻子嗎”

“是。”

都彌的妻子跪着，低着頭回答。

假王點了點頭，繼續說：

“那麼，不要見怪，坐着談吧。”

這個意外的吩咐，使都彌的妻子大吃一驚。忽然一種不詳的預感在她的頭腦中閃過。

假王再一次催促着說：

“我到這兒來，就是爲了看你，別推辭了，坐吧！”

都彌的妻子依然不動。

她想，這麼夜深前來，再加他的言談，不能不令人懷疑。她更警惕了，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假王講出了他的來意。

“你知道你的丈夫如今在什麼地方嗎？”

“是，聽說今天白天被傳到宮里去了。”

都彌的妻子仍然低着頭。

“你對你的丈夫都彌十分恩愛是吧？”

“是，在這個人世間他是我唯一的親人。”

“那麼，你的丈夫不論吩咐你什麼，你都不會拒絕嗎？”假王這樣追問着。

“是，不管什麼事，只要他願意，我也就甘心情願。”

“那麼，不合你心願的事情你也願意做嗎？”

“是。”

都彌的妻子捉摸不透假王詢問的用意她只能坦率的回答。這時，假王伸了伸腰低聲說：

“那麼從現在起，你一切都要聽從我了。這是你丈夫的意思。”

都彌的妻子默不作聲。

“原因是這樣，聽說你是天下無双的美人，我想要你，就和你丈夫打賭。要是我輸了，就給他高官厚祿，要是他輸了，便將你讓與我。結果，我贏了，所以要是你不違背你丈夫之意就該依從我”。不用說，這些都是假王捏造出來的。

都彌的妻子感到驚慌，憤怒，但她除了答應假王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

假王再一次催促着:

"那麽, 快作準備吧。 你要知道這是你丈夫的心願呀! "

都彌的妻子抬起了頭, 對假王說道:

"那麽, 我去收拾一下。 早知大王的心意如此, 何需考慮丈夫的心意? 大王的吩咐, 小女怎敢不依! "

她想: 即使是王命, 但爲不受凌辱, 堅守她和都彌的堅貞愛情, 只有設法騙一下國王。

假王愉快地應允了她的要求。

這樣, 都彌的妻子便避過了這危急的關頭退了出去。

接着, 都彌的妻子退入內室, 悄悄地把她的丫環喚到面前, 懇求她說:

"你已是一個失身的女人, 今夜你替我陪一下國王怎樣? 雖說是大王之命, 又說是我丈夫的意思, 可是我怎能做出一女嫁二夫的事來哪! 再說國王把我的丈夫扣留在宮中, 却自己深夜來, 說是我丈夫的意思, 這些話實在叫人難以相信。"丫環答應了。這樣, 都彌的妻子便給丫環穿上自己的衣服, 擦脂抹粉, 打扮了一番。然後讓她到假王那里去了。

假王受騙了。假王和都彌的假妻一起度過了一夜。

第二天。國王聽了假王的報告。國王敲拍着膝蓋, 滿臉含笑地說:

"我不是說過嗎? 什麽貞節, 那都是因爲誘惑的還不

够……”

國王當即把那個年紀大的大臣找來，並且讓假王在老臣面前把這件事的本末又敘述了一遍。

國王得意洋洋地說：“老卿，頂頂有名的都彌妻子原來這樣，難道你還堅信女人的貞節嗎？”

老臣只是點頭不語。

這樣，國王和老臣打賭，國王就算贏了。

可是不久以後，都彌妻子的計策不知怎樣泄露出去了。于是，喜好談論的都城的人們，把這檜奇聞傳遍了全城。事關國王上當，自然分外引起了人們的興趣。並且這檜奇聞一陣風似地傳進了皇宮。國王聽後立即大發雷霆。他沒有想到一個卑賤的女人竟膽敢欺騙國王。

國王立即把都彌押到宮廷怒髮冲冠地說：

“你這個混蛋，知道你的罪過嗎？”

都彌跪在地上，低頭不語。

國王又怒吼道：

“你還不知道你的罪過嗎？”

“不知道。”

都彌直截了當地回答着。當然他早已知道了國王的意思。可是，他覺得這不能算是罪過。當然他的妻子是騙了國王，要說這是罪過也沒有辦法；但是這是為堅守貞節，出于不得已的行為，按情按理，都是難以治罪的。而且，難道有國王搶奪有夫之婦的道理嗎？

都彌抱定了寧死不屈的決心。

"不知道? 你妻子欺騙國王，你還不知道是什麽罪過嗎?"

"雖說我妻欺騙皇上，但她遵從婦德就不得不違反王命。這是不能論罪的。"都彌毫無畏懼地辯駁。

"混蛋，你知道這里是什麼地方嗎?"怒不可遏的國王唾液四濺。

"小人有罪"

國王環視一下左右繼續怒聲喝道:

"這個傢伙,違背王命欺騙王上，按國法應予嚴懲把他的兩眼挖掉，在漢水之上漂流!"

這樣，都彌因爲有一個比別人漂亮堅貞的妻子，就被挖掉了眼睛，乘坐一葉無槳無舵的小舟漂流在漢水之上。在他的面前只是一條死亡的道路。小舟無止境地漂流下去了。

可是，國王還沒有罷休。

他懲辦了都彌以後，立即又把都彌的妻子喚進了王宮。他還要親自來試一試。

都彌的妻子被追到了國王的面前。

"噢喲!"國王一下子就被都彌的妻子的美貌迷住了。

她雖然身分卑賤，衣着樸素，却儀態萬方，出奇的美麗。

國王開口問道:

"你的丈夫已按國法判罪。現在已經失去双目，不知漂到西海什麽地方去了。"國王把這件事從頭到尾叙述了一遍。

但是，都彌的妻子早已聽到了這個消息，當最初聽到這個消息時，她像塌了天似的呼天搶地哭泣着。可是悲痛未停就被國王傳來了。

在這一刹那間，一種新的迫害就要降臨，於是她的眼前又是一片漆黑。

起初，她只是想怎樣和國王進行鬭爭。國王又開口說道：

"你的丈夫再也不會回到人間來了。你已是一個沒有丈夫的人了，怎麽樣，沒有丈夫你也要守節嗎？"

都彌的妻子緊咬着嘴唇，她想了想，開口說道：

"有夫才能談得上貞節，無節可守又談什麽貞節。"

她忍着內心的痛苦，竭力克制着自己。

"嗯！"國王臉上呈現着滿意的微笑，一面又試探地問道：

"你不爲死去的丈夫守節嗎？"

她假裝泰然自若地說：

"這些再不用去提它了。爲人應與別人平生盡歡，貞節也是由此產生的。"

"當眞嗎？"

"是。"

"那麽，你要另許身別人嗎?"

"要是有合意的人，我想這也是理所應該的事。"

"好！快來到我身邊來吧，做我的妻吧！"

說着國王吩咐左右，要把她帶上殿來。情况萬分緊急。

這時，都彌的妻子靈機一動，開口說道：

"國王的聖旨，小女怎敢不從。可是我有話稟呈國王。"

"什麽話?"

"小女如今身体不淨。待兩三日後，再前來侍奉國王。"

都彌妻子的心怦怦地跳着。這是决定她命運的千鈞一髮的時刻。

她合着眼，等待國王的回答。

事既如此，國王也就無可奈何了。

"嗯！"

國王思索了一陣說道：

"好吧，那就待你的身体清淨後來。"這樣，她才暫時從虎口挣脫了出來。

都彌的妻子走出了宮廷。她到那里去呢！如今，她只能在自己的家安身兩、三天了。而且，她也不願意再回到沒有丈夫的家里去。她來到了漢水江邊。她在那里悲痛地哭泣着。

"都彌現在漂流到那里去了呢?"

她獨自坐在江邊，望着順流而下的滔滔江水，泣不成

聲。

正在這個時刻，江面上漂來了一隻無主的小船，沿着江邊一直漂到她的面前停了下來。

這隻小船無槳無舵，是一隻小漁船。

"對，上這隻小船去，讓我這個失去丈夫無處可歸的人，也像丈夫一樣聽其漂流吧！"

她一面這樣想着，一面立即上了小船。

都彌的妻子上船以後，就失神地倒了下去。

小船在波浪中顛簸順流而下。這隻無主小船載着一個可憐的女人，向西，向西，無止境地漂流下去了。

小船在一個島旁擱住。這是漢水入口處橫在大海的一個小島，名叫泉城島。

這時，都彌的妻子抬起頭來向四面張望。這里已經是隣海的地方。天空遼濶，周圍靜寂。不時海風掠過，島上的蘆葦發出簌簌的響聲。

都彌的妻子一陣顫慄。當她抬起頭來張望的時候，突然發現了一隻和她乘坐的一樣的小船，上面還倒着一個人。

都彌的妻子按捺住顫慄的心情，來到船旁，好細察看船中人是誰。

原來他就是都彌！

"啊喲，天哪！"

都彌的妻子喊叫着，搶上前去把丈夫扶了起來。

已經失去知覺的都彌，他被挖掉了眼珠的兩隻眼睛黑



洞洞地深陷在眼眶里，兩頰血污斑斑，但是他的心還在跳動，身体還沒冰冷。

“喂，是我，是我，是你的妻子，你妻子來了。”

都彌的妻子焦灼地再三呼喚着。

這時，都彌清醒了過來。

“噢！”

失去双目的都彌，用抖顫的手撫摸着他的妻子。都彌的妻子放聲大哭。

過了幾天。高句麗的蒜山脚下出現了都彌和他的妻子。都彌的妻子在山下蓋起了一間小草房，夫婦倆就在那里住下了。雖然他們吃的是山菜，喝的是清水，但夫妻兩人互敬互愛幸福地生活着，白頭偕老。

（“三國史記”卷四十八　列傳卷八　都彌）

白雲和際厚

新羅第二十四代眞興王時期（540——576年），在新羅京城慶州有兩個官員。他倆不但有竹馬之交，並且同赴朝試，得了類似的官銜。他們兩家的家族也很親密。

說也湊巧，一年春天，兩家在同一天里生了孩子。一個是兒子，一個是女兒。他們互相道喜，並給兩個孩子起了名字，男孩叫白雲，女孩叫際厚。

這時，際厚的父親開口說：

"這眞是巧事，也許是老天爺知道咱倆的交情深厚，因此天賜良緣吧！咱倆不如現在就說定孩子的親事。以後不分你的我的，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去養育他們，老兄你看怎樣？"這是他的眞心話。

白雲的父親也是滿心樂意一口贊同。

兩家爲了祝賀小兒女倆的終身大事，準備了盛大的酒宴。

就這樣白雲和際厚一出世，就在襁褓中結下了百年良緣。

光陰似箭，一晃過了十幾年。兩個孩子不但都長大了，而且白雲已在十四歲時，就在同輩中成爲出類拔萃的國仙（註一）。際厚非但容貌出衆，人品和才能也都不次于白雲。他倆的孝心，也使大家贊不絕口。

他倆從小定下的親事，以及出衆的才貌，成了人們談論的話題。

但是，突然出了意外的不幸——白雲鬧了眼病，他的父母，求醫施藥，想盡了一切辦法，但都無濟于事，白雲的兩隻靈活的眼睛，終於失去了光明，變成了瞎子。

白雲當然悲痛欲絕。但是，瞎了的眼睛，再也不能重見光明了。

在這之前，他是多麽的幸運，理想又是多麽的廣濶美好。他已經是一個很有名望的國仙。從他的才干來看，將來大有希望成爲國家的棟樑。不僅如此，他還有個才貌無双的際厚呢！

但是，這些如今都已成爲一場春夢。對他打擊尤其沉重的，是關於際厚的消息。

際厚的父親聽到白雲變成瞎子後，竟背信棄義地賴了婚，借口茂榛的太守李校平求婚殷切，情不可却，而把女兒際厚另許於他。

白雲和際厚兩家的關係從此破裂。兩個孩子的婚事也化成一股青煙了。

事情不止於此。白雲的朋友和郎徒（註二），也一個個

地和他疏遠了，最後斷絕了來往。到後來，幾乎沒有什麼人來看望他了，他變成了一個孤獨的人。

白雲起初聽到際厚賴婚另許的消息時，氣憤悲痛得心胸都要炸裂了，但是靜靜想，這一切只能怨自己，不能怪別人。

可是，天下的人，並不都像際厚的父親那樣寡情。在人間還能夠找到人情和道義。

這是指白雲早日的一個郎徒，名叫金闌這小伙子而說的。他經常不斷地來看望白雲，鼓舞他、安慰他。金闌本是一個沉默寡言的人。他甚至可以整天不主動和別人說話。他非常老實。可是，他一生起氣來，就不那樣了，尤其是對不合理的事情，是毫不留情的。每當這時候，他就瞪起銅鈴似的眼珠，揮起木杵般的双臂，不把對方揍垮不住手。所以他的同伴都很畏懼他。特別是，他勇猛無比，論年紀，不過和白雲差不多，可是身高六尺，力大無敵。他還射得一手好箭。

白雲眼瞎後，金闌對他關心之至不論晝夜，有求必應地和他聊天講故事。

在金闌的談話中，常埋怨際厚的父親。

“眞是！他還算個人嗎？假如他女兒要那樣做，他也應該勸阻她。而他，竟逼着女兒那樣做！他還是個頭戴宕巾（註三）的官員呢！哪能還算個人呢？”他常常這樣激憤地談論。

每當這時，白雲總是一言不語。他不願意埋怨別人，

他始終很冷靜。

這是際厚將出嫁到茂俵太守李校平家去的前幾天。白雲獨自坐在後院蓮池旁，在那里消磨光陰已成爲他的習慣。這時正好是初夏。五月的和風，柔軟地拂過他的兩頰。燦爛的陽光、茂盛的花草，令人覺得爽快。鳥叫聲、蜂聲也顯得特別清晰，隨着微風，一陣陣的花香撲鼻。前面的花圃盛開着牡丹、薔薇、芍葯、躑躅等鮮花美草，荷花的幼葉把池塘點綴得分外美麗，活潑的小魚不斷在水面上劃出波紋。天氣是那麼晴朗。可是，這一切，對白雲來說，只不過是往年美麗的回憶罷了。

白雲正在獨自感傷的時候，隨着身後樹葉的響聲，不知是誰來到他的面前，輕輕地說道：

“你好呀？”聲音帶着顫抖，聽得出說話的人含着眼淚。

白雲立刻抬起頭問道：“是誰呀？”他一聽到這聲音，就感到很熟悉。可是，怎麼也想不到際厚會來看他。於是他側起耳朵注意地聽着。

“是我！是際厚！”說完，竟忍不住放聲大哭起來了。際厚看到白雲孤獨沮喪的情景，感到非常痛心。當她想到他過去的神采時，就更加傷心了。最後際厚擦干眼淚對白雲說話。她首先說明不得不到李校平那里去的原因。她說，做子女的，明知父親不對，但也沒有違背父命的道理。但她決心要和父母頭一次許配的白雲白頭到老，决不悔改。她說，不顧對方的不幸，背信棄義是最可恥的行爲，



是她最鄙棄的。

她又以嘶啞的聲音繼續說"如果你要遺棄我，那我就無話可說了。不然，你聽到我動身去茂榛的時候，馬上就前去。我在舉行婚禮以前，向他們提出舉行六禮(註四)，這樣可以拖延幾天時間，乘這個時機，等着你來把我帶回慶州，那時我們就可以如約結爲夫婦。因爲我到茂榛，就能擺脫違逆父命之罪。"

白雲好像双眼復明了似的高興，滿口答應了她。

際厚去茂榛的這一天。

白雲找到了領路的人，當天就啓程去茂榛。

一路上要越過險山峻嶺，好容易才到達茂榛。際厚早派人在路口等他。

就這樣，他倆避開李校平的注意携手離開了茂榛。可是，當他倆走到一座高山的時候前面出現了一個身高六尺，眼如銅鈴的山賊，攤開兩臂，截住去路。

"留下那個姑娘！她就是茂榛太守要娶的姑娘嗎？正好，剛才沒來得及搶她……"山賊說着，就把際厚刼跑了。

白雲驚惶失措，開始時還掙扎了一番，但是力量不足，兩眼又看不見，眞是無可奈何，只好倒在那里着急、傷心。轉瞬間，白雲的背後，不知從那里跳出來了一個人，對逃跑的山賊射了一箭，山賊給射倒了。這個年青的勇士不是別人，他就是金闌。金闌從山賊手中奪回際厚之後，對白雲說："聽到你去茂榛的消息，可是，沒有想到會有這種事

情。因不放心你一個人走遠路所以一路跟着你到了此地，總算湊巧，碰上了。”

說完，他就把際厚的手遞到白雲的手中。

白雲好像喪失魂魄的人，到這時還駭得目瞪口呆。不知不覺，泪珠如泉水般地奪眶而出。他握着金蘭的手。在這瞬間，他深深地感到，雖然他不幸双眼失明，但是人間不會再有比自己更幸福的人了！因爲他有着世間最忠實的妻子和朋友。

他想：他和金蘭的友情是天高地厚、海枯石爛的。世上雖有很多好女子，但是沒有一個能與他的妻子相比。

（“三國史節要”卷六眞興王 二十七年）

註一　國仙即花郎。在新羅時代上層階級有學文、習武、養性等青年組織。核心是一些美貌的一些小伙子，稱之爲花郎。

註二　郎徒是在花郎周圍的小伙子。

註三　宕巾是封建時代小官吏戴的便帽。

註四　六禮指婚姻的六種儀式如聘禮、納吉、迎親等。

薛 家 姑 娘

新羅眞平王時代（公元579——632），是新羅統一三國（新羅、高句麗、百濟）之前國勢最盛的時期。

新羅都城慶州栗里村有個老人，姓薛，年已六十多。膝下只有一女名叫薛娘，年十七。父女辛勤耕種，過着窮困的日子。

薛娘是獨生女，小時就死了母親。父女兩人相依爲命。薛娘長得貌美、心善。四鄰都很稱頌她好。

薛娘的父親，則是個勤勞忠厚的農民。

一天，薛娘從野外挖菜回來，父親愁眉苦臉地對她說，官家叫他到正谷去守衛邊疆。

"怎麼？您要去守邊疆？"

這眞是意料不到的事。年過六十的人，原來早可免服兵役。這麼大的年令，實在也難以勝任守衛邊疆的重任。加上薛娘的父親身体又不好。

正谷離慶州有四百多里，與百濟接壤，守衛邊疆一期爲三年。

顯然，這是因爲薛家貧窮無勢，所以被迫服兵役。

"像我這樣的身体，恐怕此去再不能回來了……"

父親連連嘆息。這天晚上，父女倆都沒有合眼。薛娘則哭了一整夜。

薛老人要服兵役的消息，很快傳遍了附近的村莊。鄉親們都同情他們父女倆的遭遇。

薛老人眼看就要啓程了。一天，薛娘到野地去挖野菜。每到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莊上的人差不多都得挖野菜來補充口糧。

這時正是春暖花開的春天。南山山麓籠罩着春霞。皇龍寺鐘閣、鳳凰寺九層塔的周圍，桃花和櫻花盛開。閼川邊的柳枝也青嫩可愛，京都的大路上，不知宮中哪一位大人出宮，華麗的牛輦光彩奪目，牛輦兩旁是穿綢緞的男女行列。背着弓和箭筒的武人們穿過盛開金達萊的南山山麓，一路上馬鈴叮噹響，三五成群地上山打獵。春遊的人，熙熙攘攘。

這一切情景却和薛娘毫無關係。她整個腦子裏爲父親出征的事苦惱着。

"怎麼辦才好呢?"

薛娘放下挖野菜的鋤頭，噙着眼淚茫然地眺望着長安大街。

父親出發的日子，越來越逼近。薛娘的心越來越拉緊。

"你在這里想什麼呀?"

突然有人在薛娘背後這樣問。

薛娘回頭一看，離栗里不遠的沙梁部村的名叫嘉實的小伙子。

“聽說，你家父親要出征，你是爲這件事在發愁嗎？”

嘉實把背柴的架子卸下來，坐在旁邊的岩石上面說。背架上插滿了金達萊。

薛娘答：“是啊”

“說實話，眞是一件爲難的事。你一個人留在家里當然也難過，而且老人家老了，怎能擔得起這麼大的勞累呢？”

嘉實誠懇地關心着薛家的遭遇。

“聽說，近來有敵軍擾亂正谷邊疆……”

“什麼？有敵軍來侵犯？那麼要打仗嗎？”

薛娘心更加不安了。

“可是你不用耽心……。”嘉實成竹在胸地說：

“我正想找你商量這件事。我是個年青人。我想我替你父親去。怎能讓過六十歲的老人去守衛邊疆呢！”嘉實接着說。

“你說什麼？”

薛娘被萬想不到的話凉住了。

“這一定是那些壞傢伙搗的鬼。”嘉實氣憤地說。他繼續說：

“一定是那些壞傢伙受了賄，才派上了你的父親。你放心吧，在邊疆有騷亂的時期，我們年青人，怎能讓老人

去最前線，怎能坐視國家的存亡而不顧呢？”

“你說的是眞話嗎？”

薛娘感動得流下了眼淚。

“當然是眞的”。

嘉實堅決地點着頭，抓住薛娘的手，含着微笑對她說。一時他們倆的視線遇在一起，彼此無言相看。

“如果你講的是眞話，我該怎樣謝你呀！”

“這沒有什麼，你不用掛在心上！”

“我太感謝你了”

薛娘爲嘉實的見義爲勇而深受感動。

雲雀在天空飛翔，而且婉囀地叫着。

這天晚上，嘉實來到薛娘家向薛老人說出了自己的打算。薛老人正在準備行裝。

三脚油燈微弱的光芒，照着房間。

薛老人默默地聽完嘉實的話，說：

“謝謝你的好意。我雖然年老了，但也不能讓別人替我去服兵役。”

老人表示謝絕，但嘉實再一次熱情地申述自己的決心：

“不，新羅有的是年靑人。您旣然沒有權勢，家又窮，怎麽能讓老人家遠去邊疆守衛。我早下定决心了。我這並不是爲您施恩，而是請願以身保國，請您答應我吧！”

薛娘也在一旁慫慂。

三個人圍着燈火，好久默默不言。

薛老人聽到這個年青人的話很誠懇，感到他與衆不同，十分贊嘆，最後就答應了，他說：

"你旣然這樣堅決，我不能辜負你的好意。我有一件事要對你說，不知你的意思怎樣。我膝下只有這一個女兒，我想把她許配給你。"

老人說着，一面察看薛娘的臉色。薛娘心中十分高興，羞答答地低下了頭。

"我願意和薛娘結爲夫婦。"

嘉實直爽地回答。說實話，他早就愛上薛娘了，只是一直沒有機會表達自己的心意罷了。

"那太好了。"

薛老人心滿意足地說。

月色朦朧的夜晚，院子里寂靜無聲，長安的街市也非常寧靜，這時，從遠處傳來皇龍寺的鐘聲，已經是亥時了。

次日，嘉實收拾行裝，準備起程前往正谷。

薛娘抑制不住奪眶而出的眼淚說：

"願你保重身体。你我旣經父親作主訂下親事，希望兩人永不變心。我等你期滿歸來，祝你一路平安！"說罷，薛娘從懷裡掏出一面小鏡子，把它分成兩半，自己留了一片，另一片交給嘉實。

用鏡子作爲誓證，是新羅人的一種習俗。

嘉實高高興興地收下了半片鏡子。並且把自己的馬，交給薛娘說：

"這匹馬，說它是天下第一流駿馬，也不算過分。你留着吧，也許日後有用。這是我心愛的馬，希望你爲我好好地餵養它。"

說完，嘉實緊緊地握住了薛娘的手。

薛娘依依難舍地把嘉實送到沙梁部村外山坡上槻樹下。

槻樹還沒有發出新芽。但這時微風輕拂，已有暖和的感覺。

嘉實走了。

嘉實和薛娘一別已經三年。守衛邊疆的期限已經滿了。

但嘉實一去無音信。樹葉落了，又長出了新葉，歲月又過去了三年，嘉實仍沒有回來。不知不覺，薛娘已經二十三歲了。

當時邊防騷亂非常嚴重。新羅和百濟之間，不斷地發生衝突。在速岑、櫻岑、岐岑等邊疆，常有激戰。每當戰局緊張的時候，身着戰衣的武士們離開京都慶州，前赴戰場。各村的農民和奴僕們，拿起槍刀勇敢地走上前綫保衛國土。

前綫的消息，有時候很不利。

"唉，不知嘉實還在不在，一定出了事了。"

薛老人常常一邊嘆氣一邊說。並且隨時察看女兒的動靜，但薛娘却絲毫不動聲色，總是早晚辛勤勞動，在她的臉上看不出一點動搖或反悔的神色。

邊疆由於新羅軍的勝仗，一時平靜下來了。



金庾信將軍和許多官兵從戰場凱旋回京了。但是，嘉實仍然沒有回來。

八月中秋，皎潔的月亮掛在空中，茂盛的草地上結上了秋露，天氣非常凉爽。

慶州月城附近燃起了篝火，年青的人們舉行紡織比賽和射箭比賽。南山山麓的河邊，蕩漾着一片歡樂的歌聲。

新羅一向重視過中秋節。而且這一年又是五谷豐登，所以中秋節特別熱鬧。

這一天，慶州六部村的青年男女，以各部村爲單位，女子進行紡織比賽，男子進行射箭、騎馬比賽。爲歡度中秋，人人穿上了新衣，家家戶戶都做餅和糕點。

但薛娘的家裏冷淸淸的。

父女倆在三脚油燈下，和往日一樣吃着淡茶便飯。

"薛娘，你該出嫁了。你等嘉實已經等過期了。沒有什麼對他不起的了。再說實在話，我這老骨頭，說不定哪一天就會死去！"

薛老人嘆息着勸女兒。

父親的心思薛娘早知道了，但她堅決表示反對，說：

"那是不行的。是爹把我許配給嘉實的。嘉實爲國家、爲爹上了前線拼死賣命。爹，你怎能說這樣的話呀？"

薛老人難爲情地說："可是……"

薛娘越長越漂亮。薛老人眼看自己的獨生女年歲一年年增加，又想到自己一年年衰老，心裡十分焦急和難過，

他總希望親眼看到女兒成親。

"嘉實不會死的，萬一死了，我也不能忘掉他的恩情。"薛娘又斬釘截鐵地說了自己的心意，但她獨自坐定的時候，就抑制不住湧上心頭的悲傷。

"嘉實究竟怎麼了呢？"薛娘每當餵馬的時候，就這樣想。她常常撫摸着那半面鏡片，祈禱嘉實平安。

"願老天爺保佑嘉實，保佑他爲國立功。只要他平安歸來，那怕等三個三年，過九個九年，我還是等他。"

薛娘想念嘉實的時候，總是常常來到送別嘉實的槐樹下面。

薛老人一有機會，就勸女兒不要再等。這時村裡的一個青年，請人到薛家來求親。他也是個莊稼戶，可是家里有些權勢。

薛老人的心動了。他想："等嘉實，恐怕是白等的了！"

村里的人們都愛憐薛娘，同時都覺得嘉實恐怕回不來了。所以對新的求婚者沒有什麼責難。

媒人三番五次地來找薛老人左勸右勸地說："以你老人家的家勢，哪裡能找得上這樣的新郎呢。說實話，要不是你的女兒才貌出衆，這頭親事可攀不上呀！"

媒人又說："你忍心讓你的女兒虛度青春一輩子嗎？"

薛老人當然知道女兒是不會同意的。他終於獨自作主給女兒另配着應了親事。

不久後，新郎家送來了聘禮。這時薛老人才對女兒說

了事實經過。

薛娘聽了父親的話，急得臉色都變了。

薛娘哭着說，"爸，您這是怎麼說的呀……"

"再沒有辦法啦……"薛老人沉着氣說。

槐樹葉又落了，雁子也在紛紛南飛，已經來到了晚秋。

人們歡度着重陽節。

焦急，悲傷，煎熬着薛娘的心，最後她下定決心去找嘉實。

"馬呀！正谷離這里有幾百里，你得好好地帶我去找你的主人。"

薛娘對嘉實留下的馬，訴說自己的心願。

薛娘下定決心，無論如何不能撕毁與嘉實的誓約。可是她作爲一個女兒，似乎又不能違背父親的命令。但她不能以沒有音訊這點來斷定嘉實已經死去。

"到正谷去，去找嘉實！"

這對一個年青的姑娘來說，實在是一個難下的決心，但對她來說，除此以外再也沒有別的辦法了。

喜事逼近了。村裡的人們都來幇忙。薛老人笑容滿面，嘴都合不攏了。他好像把嘉實完全忘掉了。

在辦喜事的前夕，薛娘悄悄地準備好了行裝，到馬棚裡上馬鞍。

正在這時候，有人急促地敲門，並低聲喊道："薛娘！薛娘！"

薛娘被這個叫聲嚇了一跳，側着耳朵聽着。

“薛娘！薛娘！”

這個聲音很陌生。

“喂，薛娘！”繼續敲門。

這時，薛老人還沒有醒。

“我是嘉實呀！嘉實！”

來人終於說出了自己的名字。

薛娘恍然聽明白了。

“啊！”

薛娘急忙開了大門，這時薛老人和來幫忙辦喜事的人都驚醒了。

“薛娘，我回來了，你可等着我了吧！”

嘉實離家六年，在邊境飽經風霜，滿身塵土，模樣大大改變了。薛老人和隣居都呆呆地端詳他懷疑他是不是嘉實。

這是，嘉實從懷里掏出半面鏡片說：

“你看，這裏！”

薛娘抓着嘉實的手，泣不成聲。

這個小鏡片，的確是薛娘在六年前，在後山槐樹下面分給嘉實的那一半。

次日，薛老人的另聘作廢了。

原來，嘉實在正谷三年服役期滿後，自願要求再留在邊疆防衛。那時正是百濟軍進攻大耶城，新羅陷入危境的時候。這樣，由於他的愛國熱情，又服役了一期。

不久後，嘉實和薛娘擇吉日舉行了婚禮。兩人相親相愛，白頭偕老共享安樂。

這時新羅攻破百濟，合併高句麗，實現了統一的偉大事業。

（據"三國史記" 卷第四十八 列傳第八薛氏女）

官昌和堦伯

新羅太宗武烈王七年，即百濟義慈王二十年（公元660年），新羅和唐朝聯合打敗了百濟，使百濟連綿678年的歷史從此告終。

那年七月，新羅開始攻打百濟。新羅認爲與百濟决戰的時機到來了。

新羅早已計劃統一三國。因此，對百濟和高句麗，特別是對百濟的屢次進攻，堅决加以還擊。當時，金庾信、盤屈、官昌、合節（奴隸出身）等上自宦臣下至奴隸等所有的新羅人，爲了國家不惜犧牲的愛國主義精神，不是一朝一夕所形成的；並且，新羅從眞興、眞平兩大王以後，到統一三國前後期間國力一直佔絕對優勢，也不是偶然的。

同時，在同唐朝的外交關係上，新羅之所以能排斥百濟，得到唐朝的援助，也是和它國力佔優勢分不開的。

新羅軍進攻百濟以後，僅在一個多月的時間內，就打退了百濟軍，逼近了百濟的首都泗沘城（現在忠淸南道扶餘）。

新羅軍是由太子法敏（以後的文武王）和大將軍金庾

信、左將軍品日、右將軍金欽純（金庾信胞弟）率領的五萬精兵組成的。全軍在壽昌(現在的大邱)分成兩路前進。一路經過開寧（現在的金泉）、秋風嶺、永同、黃澗，另一路經過大倻城和智異山北部，兩路人馬同時開到泗沘城東。同時，唐朝的援兵部隊由白江（現在的錦江）插入百濟軍的後方。

這樣，百濟很快地陷入風前灯火的命運。

新羅大軍開到了泗沘城東南黃山平原，士氣高昂。這天正是7月30日，秋色已經籠罩了黃山和泗沘城的遼濶的平原。黃山山峰上和岩石縫里的樹葉開始發紅了。秋風拂過，使人感到涼意。往常，這時候正是野鷄成群結隊，飛來飛去忙着打窩的時候了。

山麓的廣大平野已成爲新羅軍的天下。新羅軍在那里搭起了許多帳篷。各種彩色的"令"旗和督戰旗迎風招展；時而響起震天動地的喊叫聲，長劍和長矛在秋陽的照耀下閃閃發光。新羅軍的氣勢簡直是一舉就可以完全吞掉泗沘城。

然而，百濟軍計劃要在這里堅决抵抗。最後的緊急的消息傳到了百濟宮殿。那時，泗沘城裏已經能隱約地聽見從遠方傳來的嘈雜的喊聲。

新羅軍開到了黃山山麓。在此前後，在泗沘城到處起火。熊熊的煙火，燻黑了天空。老百姓哭着、喊着，混做一團。宮殿里的人也是呼天喚地地哭着。

國王早已逃跑了。王族和侍從也跟着一起逃跑了。

火燄燒遍了整個的城市。哭聲、喊聲日夜不停，情景慘不忍睹。

百濟面臨這種危急，並不是偶然的。百濟義慈王雖早有統一三國的打算。他屢次進攻新羅的目的也在於此。可是他總是只顧進攻敵人，而忽略戰前的充分準備，尤其是，他成天陶醉於同宮女吃喝玩樂，過着奢侈浮華的生活，很少考慮國家大事，再談不到爲老百姓着想。由於義慈王的失政和他所過的窮奢極侈的生活，給老百姓帶來了苛捐雜稅、勞役以及長時間的戰爭，使老百姓遭受到說不盡的痛苦。

百濟的達率（官名）堦伯，爲了拯救百濟，決心和新羅軍作殊死決戰。他是百濟僅剩的大將軍。他號召："願與新羅軍決戰的人站出來，跟着我去消！"他很快就招集了五千多人馬。這些人大半是宮人和禁衛官兵。

堦伯知道自己是不可能免於犧牲的。他是百濟最高將領之一。他想，作爲一個百濟的武官，同百濟共存亡，是自已崇高的職責。這也是所有百濟軍的共同想法。

這天晚間，堦伯率領五千名官兵守衛黃山。夜已深沉，地上的露珠越發使人感到凉意，天上的銀河格外分明，滿天繁星在閃爍着，秋虫在草叢里盡情地喧叫。

堦伯吩咐官兵道："我們要在這里抵抗敵人。如果我們不惜犧牲，那末敵人的兵力最强大，也不會使我們畏懼退縮！黃山是天下的要衝，我們能不能打退敵人，首先在

於能否守住黃山，這就要看我們的意志和勇敢怎樣了。"

增伯還舉了春秋時侯越王句踐率領五千名軍隊打敗吳王夫差七十萬大軍的故事。

起初，這一切不過是他個人的希望罷了。但是，增伯的部下一致起來英勇抵抗敵人，迫使新羅軍不得不一時停止了前進。他們在黃山的英勇抵抗使新羅軍感到很意外。新羅軍的進攻全被阻擋住了。在這期間，新羅先後發動了四次進攻，但是每次都遭到了失敗，損失很大。

增伯的軍隊依靠黃山天險的有利條件，進行頑强抵抗。黃山並不很高，可是山巒連綿，山勢險峻。

增伯有時竟想，挽救戰局並不是不可能的。不過，那種想法只是增伯個人的主觀希望罷了。

在這期間，百濟軍兵力傷亡也很大。可是，他們得不到補充和增援。老百姓不肯爲不顧人民利益的王室白白犧牲。所以說，百濟的命運不可挽救的原因，並不在於新羅軍的力量强大，也不在於新羅得到了唐朝的支援，而主要的是在於得不到人民的支持和幇助。

屢攻不克，新羅軍開始焦躁不安起來。因爲第一，意外地遇到增伯的頑强的抵抗，迫使他們不得不改變戰略戰術；第二，長時間的戰爭，使得士兵精疲力盡了。再加上，晚秋來到，加深了士兵們的思念家鄉的情緒。

在要發動第五次進攻的前一天晚上，新羅軍的左將軍品日，把他的兒子官昌叫到帳中。官昌是新羅軍中的年青

的副將之一。

月色昏暗的夜晚，隨着凉風，傳來了悲切的笛聲。這是一個八月的夜晚，戰場上舖上了一層寒露。

當官昌走進父親帳中時，將軍正在收拾長劍。

"你聽到了那笛聲了嗎？"將軍見到兒子，頭一句話就這樣問。

"聽到了。爹！"官昌回答着，一面側耳聽笛聲。這笛聲，他不是頭一次聽到。這幾天來，從新羅軍的營帳內，每晚都傳來這種笛聲。

"你知道那是什麼歌嗎？"

"我知道，這是我國的'會蘇曲'"。

這是新羅人每到秋天喜愛唱的名歌曲。

很顯然，士兵們在想念家鄉。八月中秋節快到了。"會蘇曲"是與中秋節有關係的歌曲。

品日將軍把劍插進劍鞘以後，讓兒子坐在他的身旁，開口說：

"你願不願意爲國效忠？"

"爹！您這是什麼話？"官昌以無需再說的神情回答。但他的臉上不禁露出緊張的神色。

"今天叫你來，非爲別事，我有一件事想和你談一談。"將軍用嚴肅的語調接着說：

"我們和百濟軍作戰陷入困境的第一個原因，是在於百濟軍的頑强抵抗和黃山的山勢險峻。可是，更爲主要的原

因是我們的士兵爲已取得的勝利冲昏了頭腦，在這最後關頭上，不願意献出自己的生命，你知道嗎？當然，我並不是懷疑我們新羅年青人的愛國心。但是我們應該知道，那‘會蘇曲’說明了什麽意思。”

將軍繼續說：

“是的。我們一定要打勝仗。如果打了敗仗，我們還有什麽臉回去見家鄉的父老？你是否認爲，這個時候是每個新羅的青年爲國家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自己最寶貴的生命的時候呢？” 將軍說罷望了望兒子的臉，他的臉上流露出激昂慷慨的神色。官昌也曾這樣想過的。他爲先從父親那里聽到這樣的話而感到羞愧。他用低沉的聲音說：

“兒也曾想過。今天得到爹的啓發，覺得慚愧極了。”

“哦……”

“盤屈已給我做了榜樣。我怎能落在他的後邊呢？”

盤屈的戰死，官昌非常難過，更激起他對敵人的仇恨。

盤屈是右將軍金欽純之子，也是一個年青的副將。在第四次進攻的時候，他站在新羅軍突擊隊的最前列，英勇冲進百濟軍陣地，使百濟軍得到很大傷亡。後來，他不幸中箭壯烈犧牲。

“好，你眞不愧是我的愛子。”左將軍爲有這樣一個英勇的兒子感到驕傲。

官昌是品日將軍的獨子。將軍快到六十歲。是鋼盔下隱約地可以望見已經花白了的鬢髮，他一向非常寵愛自己

的獨子，但是，將軍更愛祖國，更關心國家和老百姓所給予軍隊的義務。

官昌是花郎出身的少年副將。他在同輩中，最爲勇敢，威望很高。他年方十六。有些稚氣的臉上長着一對水靈靈的眼睛，茸毛尚未完全退盡。如果抹上了脂粉，簡直是個絕代美人。他的性格溫和、沉着。是個文武雙全的人。在每屆中秋節的御前打獵比賽中，每次都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他在士兵中的威信最高。因爲他經常和士兵在一起，經常關心他們的生活。

品日將軍和兒子坐在一起喝了幾杯酒。笛聲仍然如泣如訴，嫋嫋不絕。

“我相信：你一定懂得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句話的意義。因此，我認爲可以把這件事交託與你。”

“兒雖然只有一個性命，但是，兒早已決心把它貢獻給國家，決不會辜負爹的期望。”官昌說得那麼嚴肅、鄭重而又斬釘截鐵。

月亮已經消逝了。

唯獨將軍帳中的灯火還在閃耀。

×

第二天拂曉，天尚未大亮。官昌穿上盔甲，一股氣冲入敵陣高喊：

“敵將堦伯出來！出來跟我交鋒！”

他的聲音宏大響亮，異乎平常。敵我兩軍都驚醒了。



"敵將堦伯快出來！"官昌又大聲挑戰。但是，堦伯沒有出來應戰。從開戰直到現在，百濟軍從來沒有應過短兵交戰。

他們在這些期間仍然感到缺少將軍。

官昌直冲進敵陣本營。他以爲增伯不出來應戰是因爲膽怯，因此，更加大膽地猛冲猛喊。幾個士兵上去攔住他。於是一場搏鬬展開了。官昌砍下了幾個士兵的頭，高擧起血淋淋的長刀，一再高喊要增伯出來應戰。他横冲直撞地直入百濟軍陣。突然百濟軍陣里響起了驚心動魄的擊鼓聲。接着埋伏的兵士蜂涌而上，團團地把他包圍住。一場激烈的戰鬬開始了。

官昌揮舞着長劍，和他們交鋒。他刺死了幾個敵將。可是，無數的刀和長矛從四面八方把他包圍住了。瞬間，敵人的長矛刺中了官昌的馬。官昌也受了好幾處槍傷，終於被敵人俘虜，拉到增伯的本營。

增伯手持長刀在那兒等待。他準備替戰死的將兵報仇。

官昌的頭盔脫落在地上。增伯一看到他，就楞住了，泛起了驚異的神色。

"你就是剛才向我挑戰的那個將軍嗎？"

這不只是增伯一個人感到驚異，所有的人都難以相信，剛才生龍活虎般挑戰的將軍原來就是眼前這個少年。

"你幾歲啦？"

"十六歲！"官昌面不改色地回答。

"叫什麼名字？"

"我是新羅軍的副將，名叫官昌！"

增伯久久默默不語。刹那間，他自己的妻子和兒女的影子掠過他的腦際。原來官昌和他的長子恰巧同歲。

“眞是個勇敢的戰士！”

堦伯放下長刀，重新仔細地把官昌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半天。

“我們錯看了新羅軍。這樣一個少年，爲了國家，竟這樣忠誠勇猛，可想而知他們的老百姓對國家的忠誠和勇敢了。”

堦伯自言自語着連連點頭。

官昌因爲做了俘虜，感到十分羞耻憤恨。

“趕緊殺掉我吧。侮辱放下武器的人，沒有武人的道德。我不能忍受你對我的侮辱。”說罷，官昌向前移了一步。

堦伯只是微微地笑了一笑。他已經失掉了殺死官昌的勇氣。官昌却始終是那樣的倔强，使人覺得不可侵犯。

“你乳臭未干，我要是斬下像你這樣年靑的孩子的首級，不是要給後世留下笑柄嗎？”

堦伯轉身離開了官昌。

原來，堦伯爲官昌年靑的堅强的意志、倔强的態度而壓倒了。這樣，官昌又回到了新羅軍。

可是，官昌不甘心自己的失敗。

“我一定要把敵將堦伯的首級親自斬下來，爲國效忠，爲己雪恥。”

官昌穿好盔甲，喝了幾口井水以後，重新冲進敵陣，向堦伯挑戰。

品日將軍一直坐在指揮台上，注視着兒子的出戰情況。

官昌第二次出陣挑戰，給新羅軍很大的鼓舞。但是，百濟軍的指揮台上寂然無聲，久久不擊鼓應戰。每個士兵都焦急地等待着擊鼓聲。尤其是官昌，挑戰心情是那樣的急切。但是，增伯不出來應戰。

百濟軍再出兵包圍了官昌。於是，官昌又被捕做了俘虜。他身上已經受傷多處。

官昌又來到增伯的面前，一見增伯，他就破口大罵，說他卑鄙。增伯聽了，怒不可遏的說：

"你認為是那樣，那麼，我也就不客氣啦！"

說罷，他一刀砍下了官昌的首級。於是，少年將軍官昌，為了自己的祖國，英勇地献出了自己十六歲的寶貴生命。

可是，增伯這時怒氣還未消，他想："讓新羅知道我的決心吧。"於是，增伯把官昌的屍首馱在官昌的馬背上，送回新羅的本營。

品日將軍跳下指揮台，撫住了兒子的屍首，悲壯地說："你為國家英勇犧牲，果然你是我的好兒子。"

"我有你這樣勇敢的兒子，感到光榮。"同時品日將軍心中更加燃燒起復仇的怒火。

官昌並沒有白白死去。他向百濟軍將兵顯示了新羅軍的堅强意志和氣魄，給為數不多的百濟軍以沉重的打擊。尤其是他的壯烈犧牲，更加激起了新羅軍對敵人的憤怒和仇恨。這是促使新羅軍最後獲得勝利的關鍵。

新羅軍的陣地沸騰起來了。

"消滅百濟軍！殺死敵將堦伯！"

"替官昌副將報仇！"到處響起喊聲。士兵們紛紛要求替官昌報仇。

快到午後兩三點鐘了的時候。新羅軍的陣地上響起了擊鼓聲。那是第五次進攻。

"衝啊——"

五萬大軍頓時奔騰起來了。勢如山洪爆發一樣的洶湧澎湃。

鼓擊響徹云霄。突然又刮起了旋風。秋天的太陽已經偏西，山谷里漸漸黑起來了。

"衝啊——"喊聲震撼天地。

接着，一支頭陣打着彩旗，手執長劍和長矛的大軍，向着百濟軍陣地洶湧地冲去。

品日將軍騎着一匹白馬，昂然站在前頭，指揮着戰鬪。晚風吹拂着他那露在頭盔外的蒼蒼的鬢髮。

百濟軍陣地上也沸騰起來了。忽然，從四面八方飛來無數的箭，阻攔新羅軍的前進，並有大塊石頭，從山上滾下。

决戰開始了。百濟軍終於無力阻擋新羅軍的進攻。

新羅軍佔領了百濟軍的陣地。不知是誰，取下了堦伯的首級。

幾天以後，新羅軍攻下泗沘城，逮捕了義慈王。

這樣，新羅完成了統一三國的第一個任務。百濟從此滅亡了。

（"三國史記" 卷五 太宗武烈王本紀 卷四十七列傳 官昌堵伯）

兎子傳的來由

新羅善德女王11年(公元641年）間，百濟攻佔了新羅許多的城鎮，最後百濟又侵佔了位于新羅西部邊境的大城——大倻城（註一）。大倻城的城主品釋和衛城的成千上萬的將兵，都和大倻城同歸于盡。

由于接連的敗戰，新羅軍民的士氣十分低落。看來新羅光靠自己的力量很難奪回被百濟占領的城鎮並雪恥了。

當時新羅的宰相金春秋（註二）為了衞國報仇，想出了向高句麗求援之計。就在接到大倻城淪陷的消息那天，金春秋上奏國王："如任百濟放肆逞强，則不知將招致何等後果。臣認為可向高句麗求援兵，衞國報仇以雪國恥。"金春秋還表示願意親自出馬。

國王沒有反對金春秋的建議，只是覺得希望不大：

"聽說高句麗為我國佔領他們的麻木峴和竹嶺兩城，對我國也心懷不滿。我很懷疑高句麗能不能按照你的意見給我國以幫助。"

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的相互關係很複雜。

高句麗和百濟的關係很壞。在中國的隋朝進攻高句麗的時候，百濟曾乘機侵佔了高句麗南方的很多城鎮，高句麗因之懷恨在心，一直在伺機收復失地。

金春秋的着眼點就是這里。

但是，高句麗和新羅的關係也不算好。這主要在新羅曾經侵佔了高句麗的麻木峴和竹嶺兩城。因此，國王懷疑高句麗能否出援兵是有理由的。

但是，金春秋還是不死心，說：

"請殿下再考慮一下，不妨讓臣下親自前往一試，古語說得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金春秋覺得在未聽到對方的意見前就沒有理由斷定事情的結果。

於是，金春秋帶領了一個隨從，啓程前往高句麗。

當他路過國境附近的代買縣時，當地的富豪——豆斯支献給他三百庹青布做禮物，並說：

"宰相前往高句麗，請帶一些值錢東西，以備不時之需。"

金春秋謝過他的好意，收下了禮物。

不久，他到達了高句麗首都，當即去拜見高句麗的國王（註三），並向國王說明了來意：

"近幾年來，百濟越來越放肆猖獗，上一次侵犯貴國的南部，侵佔了許多城鎮；這一次又侵犯我國西部邊境，侵佔了大耶城等許多城鎮。如聽任百濟侵犯，我們兩國就

將不能保證平安。如果貴國同意的話，我們兩國可以同心協力，攻打百濟，收復失地，以洗國恥。……"

但是，高句麗國王却借此機會提出了收復麻木峴和竹嶺兩城問題。他說：

"敝國並不反對同貴國一起協力攻打百濟。但是，新羅應當先把麻木峴和竹嶺兩城歸還我國，以示合作的誠意。"

高句麗國王接着威脅說，如果金春秋不立即答應，就不准他回國。

這對新羅來說，簡直是偷鷄不着反蝕一把米。金春秋斬釘截鐵地拒絕了高句麗國王的要求，他說："事關國土，我在未請示我們國王之前，不能隨便答應。"

高句麗國王大怒，命令把金春秋囚禁起來。

看樣子，只要高句麗國王願意，他會毫不考慮地將金春秋處死。這時，金春秋才後悔自己沒有預計到這一結果。他被關在監牢中，一籌莫展。

金春秋絞盡腦汁想辦法出獄回國。但想不出好辦法來。最後他以帶來的三百庹青布作謝禮，去請敎高句麗國王的寵臣先道解。

幾個月後的某天晚上，先道解設宴招待金春秋。並親切地加以慰問。幾杯下肚，先道解好像帶着幾分醉意地說：

"新羅宰相，你曾聽到過關于兎子的故事嘛？"他這樣

談了起來。

“從前，東海龍王有一個公主，突然身患重病。龍王十分憂愁，連忙邇請名醫爲公主看病，醫生診斷後說，公主所害的是不治之症，只有吃兎子肝才有治愈希望。

你知道，兎子是住在陸地上的，龍王的權力儘管大，但對陸地上的牲畜却不在他的管轄之內。

眼看公主只有等死了。龍王心中自然悲愁萬分。這時，一隻烏龜出現在龍王面前，滿有把握地說：‘我可以設法弄來兎子肝爲公主治病。’烏龜是兩捿動物，在陸地也能來往。龍王倒沒有想到這一點。一聽烏龜的話，高興得了不得。

這樣，烏龜就來到了陸地。它在離海岸不遠的山上，就碰到了一只兎子。烏龜向兎子說：‘在大海那邊有一個島嶼，人們叫它極樂世界。你不想到那里去看看嗎？那里遍地是白石清泉，樹木茂盛，四季常春，嫩草不斷。加上沒有鷹鵰逞兇，這是多麽好的地方啊！’它這樣引誘兎子。兎子生性懶惰，又常要耽心老虎和老鵰吃它。一聽烏龜的話，不覺就動心了，說：‘眞有那麽好的地方嗎？那可太好了，請你帶我去吧！’這樣，兎子就上了烏龜的當，坐在烏龜的背上，一起到海里去了。”

先道解說到這里，喝了一杯酒，又說下去。金春秋聚精會神地靜聽着。

“離陸地有兩三里路了，這時烏龜覺得放心了，兎子

已經完全落到自己手掌里了，就一五一十地把原由說了出來。兎子一聽，不禁又恨又氣。但是兎子很機靈，馬上心生一計，它拍拍烏龜的背說：'你眞的要我的肝嗎？那我得回到陸地去把我的肝帶上。'它告訴烏龜：住在陸地上的動物都可以把自己的五臟六腑隨便拿出拿進。當身体不舒服時，可以隨時把它取出來放在水里洗干淨，然後再裝進去。兎子繼續說：'近幾天我因爲有點不舒服，把肝洗了一洗，放在岩石底下了，剛才只顧和你一起去極樂世界，忘掉拿肝了。你如果眞要我的肝，現在還不晚，我們則回去取一下。我沒有肝也能活下去，如果我的肝果眞能救高貴的公主的生命，我樂意效勞。來！我們馬上回去取肝。'愚蠢的烏龜完全相信兎子的話，一起重新回到了陸地。這次烏龜上了兎子的當。

先道解說到這里，寓意深刻地注視着金春秋的臉。最後說：

"這樣，兎子重又回到了陸地。一到陸地，兎子就大聲對烏龜說：'你太辛苦了，可是你這個愚蠢的東西，世上哪有沒有肝也能活下去的？謝謝你把我又送回了陸地。'兎子嘲笑了烏龜好一陣，就跑進草叢里去了。哈哈哈！怎麼樣，你不以爲這是一個有趣的故事嗎？"

先道解講完故事，又自個兒笑了一陣。最後各干一杯分手。

金春秋思索着這個故事的寓意。故事給了他很大的啓



發。第二天，金春秋請求拜見國王。他對高句麗國王說：

“大王說的很對，我們兩國如要同心協力攻打百濟，應當首先剷除兩國之間不和的種子，新羅理應把麻木峴和竹嶺兩城歸還貴國。”

這樣他按照高句麗國王的意思，約定把兩城歸還給高句麗。但他說，他要先回新羅，稟告本國國王，請國王批准。

當然，金春秋說的話不過是謊話。

高句麗國王這時滿面笑容地說：

“這樣就對了，不然，兩國雖說要和好共禦外敵，但實際上却是同床異夢。”

高句麗國王款待了金春秋，並允許他回國。

金春秋離開高句麗首都到達了新羅的邊境。這時他才放心，對前來送行的高句麗的使臣說：

“請你們回去對高句麗國王說，金春秋雖說是個愚蠢的人，但決不會爲了捕捉飛走的麻雀，而放掉手里的麻雀。如果你們的國王恨我騙了他，那他應當首先責怪自己的愚蠢……”

高句麗的使臣只得呆呆地望着金春秋揚長而去。

（“三國史記”卷四十一 列傳—金庾信）

註一 大耶城：現在的慶尙南道陜川郡。

註二 金春秋：後任新羅二十九代太宗武烈王。

註三 當時的高句麗國王，是高句麗最後一代的國王——寶藏王。

薛聰和"花王戒"

薛聰是新羅時代的人，也是在文豪崔致遠以前打下儒學基礎的一個學者。他曾整理了當時流傳的"吏讀"和"鄉札"。"吏讀"和"鄉札"是用漢字"音"和"訓"標記朝鮮語言的。這一直沿用到創制朝鮮文字——訓民正音時爲止。

因此，薛聰以學識淵博聞名於後世。他整理的"吏讀"不僅在以漢字標記朝鮮語方面，而且對理解以漢字記錄下來的文獻方面均有很大的貢獻。

薛聰和義湘，都是新羅最出名的僧侶元曉大師的兒子，他的母親是太宗武烈王的女兒瑤石公主。薛聰在新羅三十一代神文王時期（公元681—692年）辭了文官的職。這事發生在他升官後不久的某年夏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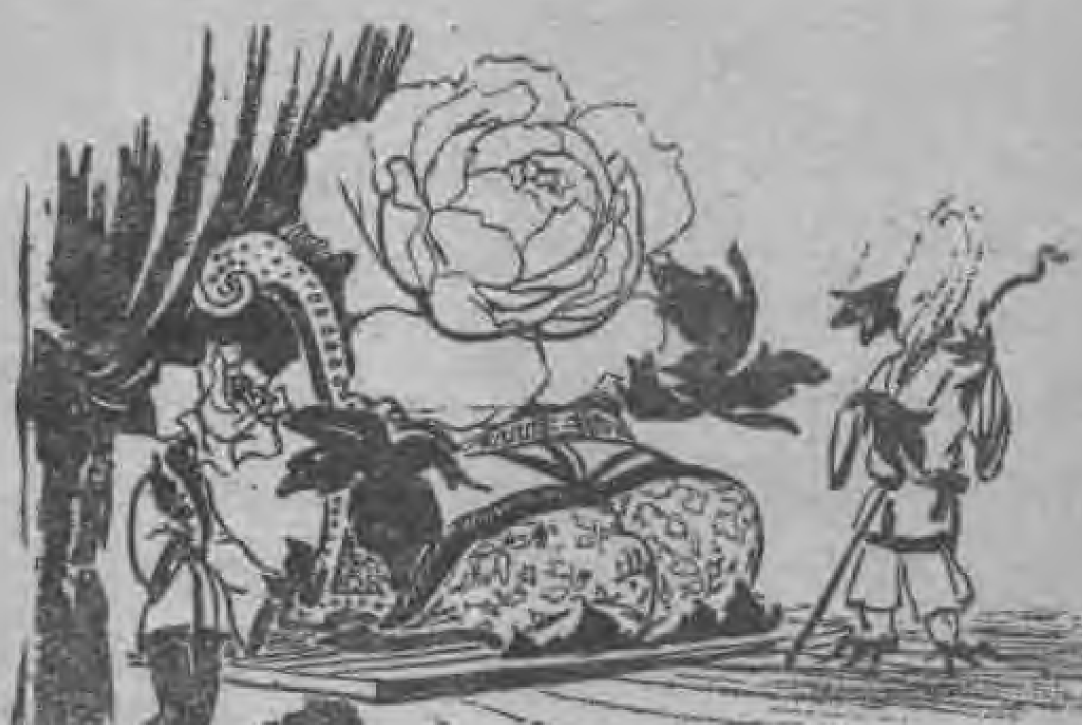
在慶州城，雨季剛過，吹來風使人格外感到爽快。

神文王坐在宮中的一個樓閣上，以煩悶的心情久久地眺望着雨後的南山新綠，對薛聰說："霪雨已過，熱風亦轉凉爽。以珍饈或幽美的音樂解悶，還不如以趣語或笑話解悶。你是知識淵博的人，定有很多趣語，望爲我講一個故

事。"

薛聰奉王之命講了一個故事。這就是後來根據國王命令記錄下來的"花王戒"。原文收錄在"三國史記"中："唯臣聞昔日花王（註一）之始來也，植之以香園，護之以翠幕。當三春之發艷，淩百花而獨出。於是自邇及遐，艷艷之靈，夭夭之英，無不奔走上謁，唯恐不及。忽有一佳人，朱顏玉齒，鮮粧靚服，伶俜而來，綽約而前曰：

'妾履雪白之沙汀，對鏡淸之海，而沐春雨以去垢，快淸風而自適，其名曰薔薇。聞王之令德，期薦枕於香帷，王其容我乎。' 又有一丈夫，布衣韋帶戴，白持杖，龍鍾而步，傴僂而來曰：



'僕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臨蒼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頭翁（註二）。竊謂左右雖足，膏粱以充腸，茶酒以淸神，巾衍儲藏須有良葯以補氣，惡石（註三）以蠲毒，故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凡百君子，無不代匱，不識王亦有意乎？'或曰：

'二者之來，何取何捨？'

花王曰：

'丈夫之言，亦有道理，而佳人難得，將如之何。'丈夫進而言曰：

'吾謂王聰明識理義，故來焉耳，今則非也。凡爲君者，鮮不親近邪佞，疎遠正直。是以孟軻不遇以終身，馮唐郎潛而皓首。自古如此，吾其奈何。'

花王曰：

'吾過矣，吾過矣。'"

神文王聽完臉上露出嚴肅的神色說：

"你的故事寓意很深刻，望將它記錄下來，作爲王子之鑑戒。"

（"三國史記"卷四十六 列傳第六 薛聰）

註一 花王指牡丹花。

註二 白頭翁指老姑草花。

註三 惡石指劇葯。

附記："花王戒"是在統一新羅前後時期的說話文學中具有代表性的文學。"花王戒"的寓意爲薛聰對神文王的放蕩生活進行忠告。但是三國史記對神文王的生活沒有特別的記錄。

大畫家率居

新羅第二十四代眞興王（公元540—576年）時代，正是新羅統一高句麗和百濟的前夕，是在新羅千年歷史上，國勢最隆盛、文化最燦爛的時代。

眞興王平定駕洛之後，任用駕洛人于勒爲新羅創作樂曲和樂器。于勒是朝鮮民族樂器——伽倻琴的創始人。和于勒同時代的，有以畫皇龍寺的壁畫得名的大畫家率居和朝鮮最早的書法家、金生体書法的創始人金生等人。

新羅雄偉的大寺院——皇龍寺，也是在眞興王時代興建的。

畫家率居是當時成名最早的新羅時代獨步天下的藝術家。民間至今還流傳着許多關于他的傳說。

率居原是農家之子。據三國史記列傳的記載，他出身于貧賤之家。

毫無疑問，率居能成爲新羅首屈一指的大畫家，必然有一段艱苦感人的經歷。"東史類考"曾有這樣的記載大意是這樣：

新羅有名的畫家率居，出身於貧窮的農家，從小喜愛繪畫。不論上山打柴或是下田種地，一有空閒，就畫起畫來。下田時，就用鋤頭在地上畫，上山時，就用樹根在岩石上畫。

白天這樣勤畫苦練，晚上還禱告上蒼，求老天爺指點他，使他有所成就。

他獨自學畫，一來是因爲家境貧困；二來是因爲住在偏僻的鄉村，得不到老師的指導。這種環境，當然使他滿懷苦悶，以至于只有祈求老天爺來幫助了。

但是幼年時期畫家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有一天晚上，他夢見一位鬚眉斑白的老人，握着他的手說:

"率居！我是神仙始祖檀君，爲你學畫至誠所感，特來此地，願賦予你以神力。只要你今後加倍努力，定能成爲今世出類拔萃的大畫家。"

率居從夢中驚醒，神仙老人已不知去向。

他自從夢見老人後，得到極大的鼓舞，更加努力繪畫。他的進步眞是一日千里。後來，果然如神仙所料，率居眞正成了新羅最傑出的大畫家。

關于率居，我國其他名人傳記上的記載，也和"東史類考"無甚出入。這是後世的人對率居的藝術成就表示無限欽佩的緣故。讀了這段故事，與其去爭論是否眞有這種神奇的事，不如去研究一下率居爲了學畫，曾傾注了多大的努力。

我們的祖先們總是習慣借助神仙之力，來說明人們所取得的非凡的成就。這個故事里的神仙之力，應當看成率居出衆的才能和刻苦的努力。

眞興王二十七年秋，率居奉御命在皇龍寺的牆壁上畫壁畫。皇龍寺是新羅首次修建的最大的寺院，費時十三年才告竣工。

率居在寺院里畫了許多佛像和壁畫。他爲自己能在寺院裡畫壁畫而感到無上的光榮。每當繪畫之前，他總要齋戒沐浴，聚精會神，方才下筆。皇龍寺的壁畫，大部分是他的杰作，這就不是偶然的了。據說其中最出名的是壁畫大松樹。這幅畫畫在皇龍寺大雄殿外壁上。畫的是棵葉茂枝盛、樹干粗大的老盤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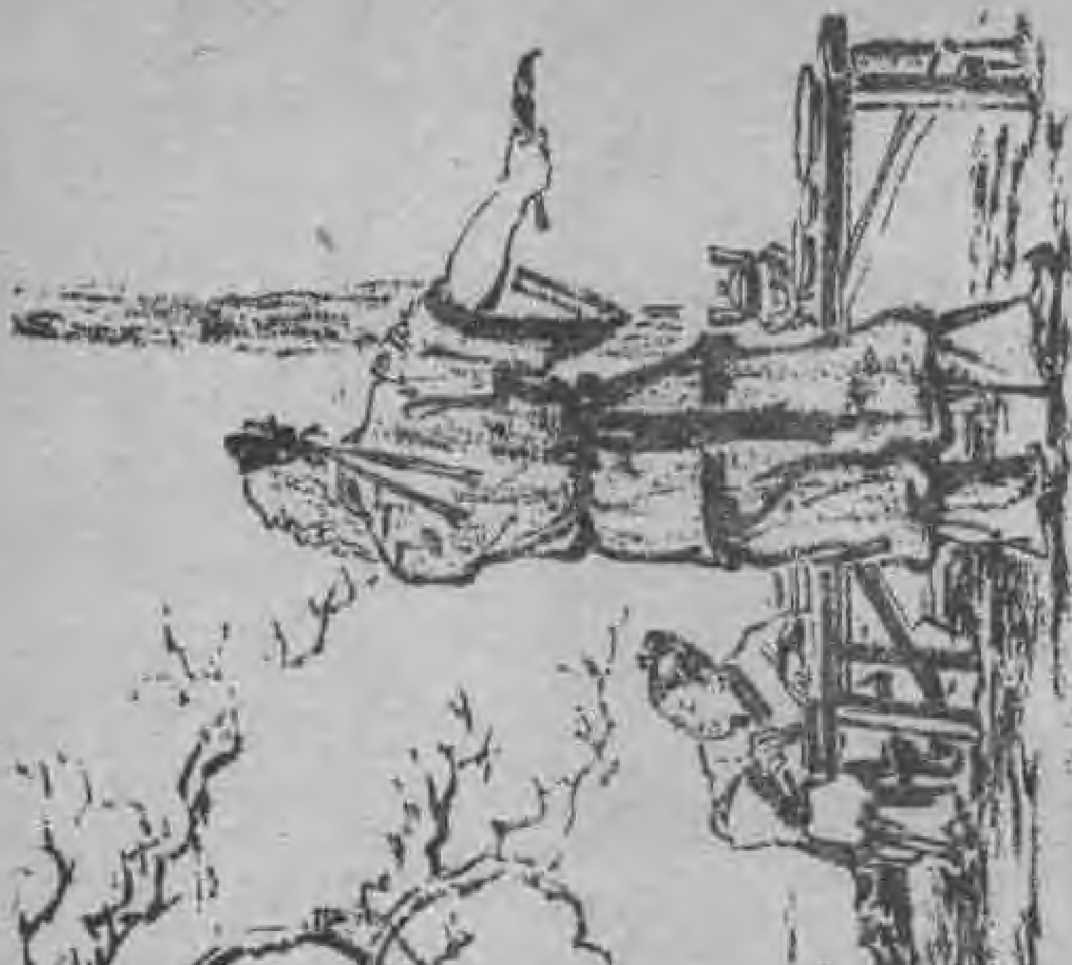
這眞是一幅擧世無雙的名畫！

無論男女老幼，看了這幅畫後，都是贊嘆不止。這幅畫簡直不像畫，而像眞正的一棵大松樹。

茂盛的樹葉、鱗片似的樹皮、雄偉的樹干，大傘似地伸向四方的枝葉……過路的人，簡直都想在它的濃蔭下坐下來，乘乘涼再走。綠葉森森的樹枝迎風飄搖，好像發出沙沙的響聲。

率居本人也對這幅畫感到滿意。

連飛過壁畫旁邊的飛禽，也以爲是眞的松樹，斂起翅膀，往壁畫上飛過來。許多麻雀、老鷹、烏鴉、喜鵲等飛禽，想在這棵松樹上休息，結果碰得頭破血流。



光陰如矢，率居與世長逝了。壁畫也隨着歲月的消逝而逐漸減退了色彩。皇龍寺的衆僧，不得不爲壁畫加色添彩。從此，那棵松樹，又重新放出光彩，似乎和率居的原畫沒有什麽差別。但是，從那時起，喜鵲、麻雀和烏鴉再也沒有碰死碰傷的了。

除了皇龍寺的壁畫以外，率居還留下了芬皇寺的"觀音菩薩"、晋州斷俗寺的"維摩像"等許多名畫。

新羅給我們留下了許多文化遺產，但美中不足的是，沒有一幅繪畫作品。

皇龍寺也被燒毁了。只有這個松樹的傳說，說明率居非凡的才能和他所作的名畫。

三國時代的繪畫流傳到今天的，只有安岳河塚和江西古墓的壁畫。在國外，日本法隆寺金堂內，有一幅"四佛淨土圖"是一尊佛像和日本"聖德太子"像。江西古墓和安岳河塚的壁畫，據判斷是高句麗時代的作品，作者不詳。稱爲日本國寶的"四佛淨土圖"，據說是高句麗的和尙曇徵所作。日本"聖德太子"像，是百濟的阿佐太子所作。

通過這些人的繪畫，使我們能够大略地了解到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等三國時代繪畫藝術的概况。

三國時代的繪畫，都是古代東洋畫，藝術水平很高，同時代的任何國家，都望塵莫及。

("三國史記"卷四十四 列傳四 金生率居。同卷三十二雜志一(樂)"東史纂考")

斬馬巷的出來

斬馬巷的故事出自新羅名將金庾信的一段風流韻事。他是蘇判（當時新羅中央官名)金舒玄的長子，胞弟欽純，胞妹寶姬和文姬。文姬嫁給新羅太宗武烈王即春秋公。

庾信長得堂堂一表人材，而且才幹超群，生性剛毅果敢，心胸磊落。年僅十五，已成國仙，手下有幾千郎徒沒有一個不佩服他。

在父親去世後，庾信經常出入花街柳巷風流一時。這時他還不滿二十歲。這個風流瀟洒的國仙的出現立刻就轟動了整個花柳界。庾信跟一個名叫天官的妓女交情深厚，漸漸他的學業和武藝都荒疏了。他常常一出門就到三更半夜才回家，甚至有時要到第二天早晨才回來，怕給母親知道，總是悄悄地躲避母親。當然，國仙的職責也盡不好了。

庾信的母親萬明夫人，察知到兒子的非行歹爲，非常痛心。有一天，庾信喝得酩酊而歸，萬明夫人把他叫到跟前諄諄教誨，說：

"兒啊，國家正處在危急之時，媽一心指望你成大爲

人，爲國效勞……"

夫人說着，眼淚早已奪眶而出。夫人年在五十上下，但臉上已經滿佈着深深的皺紋，鬢下白髮蒼蒼。

"媽，我不懂你的意思……"

庾信還以爲母親不知道他出入花巷酒肆，更不知道他和天官的那段風流韻事。

"我看你還不知道我的心思。"萬明夫人繼續說道：

"我聽說 你經常到 那些無聊的 地方去，你說，那是有爲青年去的 地方嗎？ 古人說得好：男子 漢應該殺身 成仁，舍身取義流芳萬世。可是你呢？一天到晚盡幹些什麽？這不是自己要陷進身敗名裂的泥坑去嗎？"

母親拭着眼淚諄諄地說：

"你沒有看到我的白髮嗎？我活着唯一的希望就是你們弟兄能成爲國家的棟樑。如果你還不覺悟，照舊出入那些地方，那麽，我還有什麽指望再活？"

母親這一番諄諄的教誨，打動了庾信的心，庾信再也忍不住了，就伏倒在母親的面前，流着眼淚說：

"媽！ 我一定遵照您的教誨，從今以後，決不再到那些地方去！"

自從那天起，庾信，不用說天官的家，連酒店也不去了。

光陰如駛，不知又過了多少天，一天，庾信被朋友們勸誘在迎春園遊會上喝了幾杯酒，已有幾分醉意，騎上愛馬



迷迷糊糊地往家走去。突然聽到一聲呼，只見天官滿面春風嬌嬌滴滴地迎上前來，庾信這才明白，馬已把他帶到天官家的門首。原來，這條路馬已走熟了。

庾信見到天官，清醒了過來，多日不見，天官顯得更加美麗動人了。

"唔！怎樣來到了天官家？我莫不是違背了自己向母親立下的誓言？"

其實，把他帶到這里來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馬。於是，他從馬背上躍身跳下來，拔出長劍一劍把自己的愛馬劈成兩段，並狠狠地說着"該死的馬！"。

庾信認爲不這樣無法剖明自己的决心。

天官看到庾信突如其來的舉動，駭得目瞪口呆，庾信却若無其事地徑自回家去了。

那以後，新羅人民就把這個地方叫做"斬馬巷"，提起斬馬巷，人們就不免想起新羅人民剛毅果敢的高貴品質來。

（"三國史記" 第四十三 列傳一 金庾信上）

Document generated by Anna’s Archive around 2023-2024 as part of the DuXiu collection (https://annas-blog.org/duxiu-exclusive.html).

Images have been losslessly embedded. Information about the original file can be found in PDF attachments. Some stats (more in the PDF attachments):
{
  "before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ExNzQyNj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174260.zip",
    "filesize": 1420035,
    "md5": "454218f0624d82883ec88fb62f2b33cd",
    "header_md5": "eea3f294d9465d8d396dd69c466db8d5",
    "sha1": "1708ad6743fdcb3e6c05c12931d092dca792264a",
    "sha256": "f628859c126074a1d16beba3baddadde29d8a637ffc6dd11f79d8294a84b6bc5",
    "crc32": 108395060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412561,
    "pdg_dir_name": "11174260",
    "pdg_main_pages_found": 98,
    "pdg_main_pages_max": 98,
    "total_pages": 100,
    "total_pixels": 0
  },
  "after_pdg2pic_conversion": {
    "filename": "MTExNzQyNj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1174260.zip",
    "filesize": 7675993,
    "md5": "061eb26281e4cf681cb2c2dbeac61e00",
    "header_md5": "33d92b8610a2209e41a067a540f52172",
    "sha1": "ee9a093a2c311272ce5e53b237d08895b6e34524",
    "sha256": "224a8dcae1bbcd6e615d9f68501230d21eb1f39ac833707219c48c3545944fc1",
    "crc32": 2459591640,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7710632,
    "pdg_dir_name": "",
    "pdg_main_pages_found": 98,
    "pdg_main_pages_max": 98,
    "total_pages": 100,
    "total_pixels": 82629120
  },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